

# 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

## 月刊

### 第一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 目錄

法蘭西中世紀諷刺詩及教訓詩	吳康
廣東通志館徵訪條例	朱希祖
徵集新撰近代廣東名人傳條例	朱希祖
恭謁南明紹武君臣塚記	朱希祖
審查客方言報告書	朱希祖 曾運乾
禪宗與曹溪南華寺	羅香林
宋井欄顧衛復泉題記跋	顧元昌
中國文化演進史觀序言	陳安仁
漢代樂府校釋	王越
家譜叙錄	羅香林
始興頓岡張氏族譜五厚冊	
始興篤慶堂陳氏五修譜六卷	
興寧楓樹嶺仁本李氏族譜五卷	
興寧何氏族譜十卷	
興寧石馬陳氏四修譜二十五冊	
介紹與批評	羅香林
中國地方志備徵目一冊	
學術通訊	
與羅君香林論「哥崎郎官秀」五等制及華南民族問題	羅明桓
與羅君香林論客家源流問題	溫廷敬
爲羅君香林述旅美華僑狀況	李運華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Monthly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Language

Vol. I, No.4. (25, April 1933.)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法蘭西中世紀諷刺詩及教訓詩

吳 康

此邦中世紀詩，敘事抒情作品，咸是理想的，透入諷刺品中，則一化而為高實的，揭發人世之穢德汚行於光天化日之下。縱筆所之，無復抑制。惟其文字露布，離蕩佚無紀，而道德之意，固存其中，實為教訓詩導其先路也。

## 一、諷刺詩 Poesie Stairitique

說林詩，——由來及其性質 彈唱詩人 *jongleurs* (始與樂詩人 *meneshrel* 同誼，至十世紀後樂詩人專指王公聘用之歌唱詩人矣) 弗以祇唱敘事詩歌為已足，則於宴席終了，更述短篇故事，以為笑樂，始則隨場編述，晚乃造為詩章，是曰說林詩；(或稱官詩) *Fabliaux* 其原來不一，或本事實編述，或參法蘭西族風習，憑虛億造，惟其大部，原出印度，蓋十字軍東征之際，由阿刺伯人傳授而來也。

諷(說林)詩內容，咸皆詼諧故實，專以供人調笑為事，鮮道德教訓於其間。篇章簡略，文體明亮，例由八綴音之詩句造成。輕剽快利，可為中世紀高盧族精神之寫照，其詩大抵述武士之豪勇，教士之奸佞懶惰，婦女之不貞，無賴惡少之詭行等事(註)文情放佚，發露無餘，其間夸言失實者固多，而當日社會風習，亦可於是見之矣。

(註)如「無賴醫生」*Le Vilain Mire* 故事，述一無賴恆痛擊其妻，妻思有以報之，途遇王室專使二人，云王有少女食魚，骨鯁在喉不出，奉命訪醫入診。妻詭曰，「吾夫之一名醫，但其人有異疾，非痛擊之，則其術不靈」。二使喜，挽無賴入宮，豫杖之，無賴不勝痛，至女前則為蹙額嚼唇滑稽醜態，女視狀大笑，喉骨隨出。於是醫名大噪，一時病者踵集，無賴不勝其擾，思有以去之，乃設火列諸病者于庭，曰「吾將釋其尤病者投之於火，以其灰施之他人，則無不愈」。乃徧詢諸病者，皆云體健無疾，蓋懼罹焚身之禍

也。於是無賴得王賞賜而歸云云。其造事荒誕，皆此類也。

今該林詩存者凡百五十篇以上，如述天宮上帝，聖母與諸神聖跳舞唱歌爲樂，及諸他獄鬼魂情狀，與人世生活無異。又或敘無賴詭譎戲其妻室。其後拉風丹常擬此而作焉。此外或於諷刺中爲指事寓意，詩中人物，率多抽象假託，而爲比喻之狀，如天子散齋期答辯，天堂地獄之戰爭等，不一而足，聖經撰事，亦轉爲嘻笑怒罵之文。復有遺言Legs量詞Conge雜詠 Fatrasie諸體，前後意誼弗同，而詩句蟬聯不斷，乃游戲越軌之作，不可爲訓也。今述數事，以見一斑：

教士食葦Le Cure qui mangea des mures 一教士因公自他處歸，騎馬緩轡而行，經桑樹下，見葦葉繁，思取而食之。樹高，乃立于馬背鞍上伸手採取，覺足下不穩，自語曰：「此時如遇惡少曰休！hue！則余必且顛墜」，乃教士言「休」時，呼聲過響，馬聞聲而逸，教士墮焉，（按此邦賦驢馬輒曰休，畜聞聲必奔）。厄杜拉Estula 某家有犬名厄杜拉Estula（按法語「你在那裏麼？」Es-tu là讀音若厄杜拉）一夜，二竊賊至，主人聞園中有聲，乃命其子呼犬來。其子呼曰：厄杜拉！（若曰你在那裏麼？）一竊賊以爲其伴呼他，疾曰：「是，余在此」。童子以爲犬能人語，急往挽一教士來，將驚以奇事。教士既至，見犬，他竊賊以爲其伴携一羊來，疾曰：「余刃甚利，將即殺之，免其鳴也」。教士大驚，遺其袍于地而逸。

分馬氈La Hausse Partie 某翁薄有資產，傾家爲子娶婦，婚後子延翁同居十二年，既抱孫矣。一日子聽婦言逐翁出門，翁曰：「汝卽不肖，亦宜予我一被以禦寒」。子命孫如廐取一馬背氈與之，孫得氈割其半，以餘半與翁，翁怒懇之，子責孫，孫曰：「余爲父守其半；他日父以資產賜我，父且老矣，余亦必如例逐父出門，爾時可卽以此奉獻也」。子大悟，於是翁乃留焉。

盧特伯夫 諷刺詩派作家唯一代表，當推盧特伯夫 Ruteboeuf，蓋幾於一律大詩家矣。其生平世辭知者，但史言其一二六一年重婚，一二八〇年歿世而已。氏殆生於法蘭西島，（見前）所著詩篇，蓋在一二五五年至一二八〇年之際。凡歌詞（宗派歌Cleanson des Ordres，說林詩（驢子遺言Le Testament de lane）怨詞（海外怨

詞 *Complaiute d' Outre-mer* 等) 頌神詩(聖母歌 *Cantiques de Notre-Dôme*) 戲劇奇蹟(狄奧非奇事 *Miracle de Theophile*) 等不一，刺婦女，大學，教士僧侶，詞鋒峭刻，蓋天然之諷刺詩家也。晚世文史，論其著述之大，在獨立個人的詩歌，自道生平，感傷身世，乃為百年後威容 F. Killon (一四三二——近一四八九) 導其先路矣。(按威氏身世窮愁，不得一日安數日經而未死)

伊索寓言與法蘭西馬利 中世紀童話寓言 *Fable* 之作甚盛，如希臘伊索 *Esopé* 巴勃利烏士 *Babrius* (巴氏將伊索寓言譜為詩章) 拉丁費都 *Theophrastus* (紀元前三〇——紀元後四四) 諸家，次第譯布，雷奈小說，由此而作，或以寓言故事，譜為詩章，是白「伊索白」*Isopet* 謂仿伊索而作之寓言詩集也。

今存伊索白之最古者，當推法蘭西馬利 *Marie de France* (約生於十二世紀中葉) 所作矣。馬利一女詩家，生於法蘭西島，流寓英倫，依王侯而居，(在英王亨利第二 *Henri II* 宮中) 從事著述，譜寓言詩凡百三篇，皆輯譯費都諸家所作為之，文體俊逸，閒傷枯澀。惟馬利生平著作之大，在其小詩集 *Lais* 蓋為獻頌亨利第二而作也。(此外當有拉丁故事譯作平淡無奇不具述)

雷奈小說 自伊索寓言盛行，乃有一偉大小說出見，曰雷奈小說 *Roman du Renart* 作者非一，蓋當日北部各省傳說聚集之著作也。(嘗由數種語言著成，今傳者為法文本) 書中人物，咸皆禽獸，如雷奈，猴，獅，熊，鹿，驢，牝猴，雄雞等，不一而足，而以狐狼為主，狐名雷奈 *Renart* (今法語狐曰雷奈 *Renart* 二字書法差同) 狼名易生官 *Ysengrin* 狐黑每戲狼，尤為全書主人，故以雷奈名書也，全書凡詩二十六章，始作于十二世紀末，凡三萬詩句，其後益以十三十四世紀篇章，蓋合十萬詩句上以，本故事詠體制而為滑稽遊戲之文，笑貴族及教士二流人物，乃此邦文史中中產階級 *peourgeois* 精神見於文學之始也。

## 二、教訓詩 *Poesie didactique*

中世紀作者，亦究心科學，故關於傳授知識，旨在教育之著作，數見不鮮。如拉丁諾智慧之寶庫(散文見前緒言末) 欲備衆科于其中。他若言石，言猛獸，言鳥之石篇 *Lapidaires* 獸章 *Bertiaires* 鳥論 *Volueraires* 不一而足，高第埃德墨治 *Yautier*

de Metr (十三世紀法語詩人)世界之景象 Image du Monde 一書，乃言宇宙構成地理天文諸學之百科辭典也。特中世紀思想家，視物質界為精神界之符號表象，故其論述科學，一以比喻景合之辭出之，而藉以說明道德精神之事，與今日之言科學，重客觀而主實驗者，固迥乎不同也。

此外言道德，重描寫之詩章，為體非一，與前之述科學，皆中世紀教訓詩之一體也。

薔薇小說 薔薇小說 Roman de la Rose 為當日是諸詩派之總集，乃中世紀教訓詩，喻意詩，諷刺詩綜合之百科辭典也。全書凡分二部：

第一部作者曰紀厥德羅利 Guillaume de Lorris(十三世紀詩人，嘗為神士clerc卒于一二三〇年左右)凡四千六十八詩句，書成于一二二五年之際。全詩皆比喻託物，薔薇為被愛女子之象徵，乃以情士，(即愛是女之男子)愛神，情婦，危險(意即拒絕)惡口(骨言)，恐懼，羞慚，歡迎，坦白，憐惜，妒忌，朋友，理性，諸詞，為抽象人物，狀愛情之歷程。蓋作者自擬若情士，夢中情婦導之行，遇愛神射以箭五，至園中見薔薇花一朵，歡迎促之，得坦白憐惜之助，與花接吻，而危險恐懼羞慚惡口諸人，輾轉萌孽于其間，歡迎手護薔薇，妒忌築高塔閉歡迎于其中，情士意絕，受朋友理性忠告，而自傷不得志云云。作者自謂此詩旨在示所云「愛情之術」

Artdamour 謂當情士遇無數障礙時，示以憑何方術得越之而過也。全詩比喻分析，推勘入微，為絕妙之心理詩，是邦心理分析入文學，當自此詩始。其文體，輕清婉達，乃十三世紀初葉佳妙之逸品也。

第二部作者曰養德蒙 Jean de Meung(養克羅賓奈 Jean clohinel 生於蒙 Mreung 近一二四五五年左右)凡二萬二千八百詩句，書殆成于一二六五至一二七〇年之際，詩情文體，咸與前書殊絕，不復為愛情之術，乃一激烈之諷刺詩章總集矣。養德蒙為強暴激烈之詩家，與羅利之溫婉雅麗不同，其詩語絕粗豪，而羅利則曼聲低吟，紆徐清婉。讀羅詩使人覺情士可愛，養德蒙則惡恨婦女，不為纏綿悱惻之語而為博學自矜之論。羅利不明實際生活，身溺愛情之中，而優游于想像之夢境，養德蒙秉實際之精神，磨礱世事，凡人世罪惡及悖謬怪誕之迹，靡不一一熟覽而默識之。二人

賦性不同如此，故養德蒙之作，雖仍承羅利之人物事迹，而詩中情節，與前書大殊。不爲溫語善言，而爲長篇演說，題外之論縷縷不休。大旨述情士欲復求薔薇，理性夫人爲長論，發愛情，正直，財產，善惡諸義。情士不聽，諮訪朋友，朋友述黃金時代情狀，及社會之起源，示以求愛之術。愛神率軍圍塔，始戰不利，貪欲遺寃維娜史Venus（羅馬司美與愛之女神）自然夫人不樂，語其左右神父曰命神者以世人畔抗自然諸律爲不合，闢物理學哲學要義，遣命神往諭愛神全軍，抗命者咸除其教籍。維娜史至，以火投塔，羞慚恐懼逃，經儒雅，坦白，憐惜諸人之請，歡迎乃以薔薇錫情士焉。詩中刺譏時代社會宗教風習，嘻笑怒罵描摹深刻，爲心理分析描寫之作，乃與羅利言情同爲不朽之詩豪也。

右二詩性質歧殊，而使薔薇小說流傳則一；羅詩爲青年及婦女愛玩，養詩爲博學及中流社會立言也。其後排議此書者衆，或言其傷毀道德，或言其譏笑婦女；而同時乃竊取其比喻託物之文式。中世紀時法郎德，意大利，英吉利諸語，卽有傳譯，可爲是書成功之顯證矣。

本校歷史學會出版

# 現代史學第一卷第<sup>三</sup><sub>四</sub>期

## 中國經濟史研究專號目次

經濟史研究序.....	朱謙之
西漢社會「純經濟過程」之解剖.....	陳嚶江
均田制度下的北朝農村經濟.....	黃松
唐末經濟恐慌與農民.....	董家遵
交子之起源(譯).....	朱希祖
紙幣印刷考(譯).....	戴裔宣
宋代南方經濟發達的研究.....	王充恒
清末外資本侵入後的農村經濟.....	梁暉第
論中國的生產方式與農民.....	傅衣凌
關於中國古代用鐵的研究.....	王興瑞
中國經濟現階段之分析.....	何仁棠
編後.....	編者

# 廣東通志館徵訪條例

朱希祖

通志之作，徵訪之功居十之六七，纂修之功居十之三四，徵訪不完備，則纂修者無能為力，徒恃文采不足傳信也，故徵訪之完備與否，纂修之精密與否係焉。可不慎哉，今之徵訪條例，目的有二；一以便本館徵訪人員之採訪，一以便外縣委託徵訪人員之採訪，其本館人員至外縣特訪事件，不在此例。茲略舉大綱，立例如下。

## 甲、書籍

書籍一門，其用有二；一為本通志史材之用，凡本省及他省人所作廣東史志傳記雜記遊記，奏議詩文之類，皆當徵集；一為通志藝文略著錄之用，凡本省人一切著作，皆當徵集。其有孤本不能應徵者，亦須抄其序錄，並著作人名卷數，與著作及刊刻年代。

## 一、地方志

地方志有省志府志廳志州志縣志鎮志鄉志，以及地方別志山川志寺院志名勝志等。且省府廳州縣志等，尚有舊志新志，且有重修至若干次者，皆當徵訪。本館徵訪員須製定目錄，注明本館有無，然後訪之本市公私藏書之所，就本館所無者，然後訪之外縣及外省，務須將古今志書，全數調查確實詳細注明纂修人名修刊年月及卷數，並抄其序跋目錄。除載入藝文略外，本館當編刻詳細目錄，凡能捐助本館者，亦標明捐助人名，其難得者，或由本館購買，或由本館借抄，將來修志完畢時，此項全省地志，當由公家圖書館或本校圖書館保存，以供中外學者參攷。

## 二、史乘

凡關於廣東之史乘，已佚者，如隋書經籍志所載沈氏撰南越志八卷，阮志所載宋周克明撰偽南漢書十餘卷，凡若此等，自當搜其逸目，著錄於藝文略。其存



者，如南漢書，南漢紀，南漢春秋，宋廣王衛王本末，明紹武小紀，（近人撰）永曆實錄，南粵新書，近時革命史等。專紀廣東者，固當徵集，其紀載全國而有涉於廣東之史，亦當徵集。至關於南明史籍，為清代所禁藏，而阮元廣東通志所不敢采錄者，尤當徵集，如溫啓臨原本南疆逸史沈佳存信編等數十種，其中載廣東事甚多，本館徵訪員及外縣徵訪員，當各盡其力，調查其已知者，著為目錄徵訪，考求其未知者，冀能新有所獲。其他記載廣東歷代兵事之事，如宋滕甫孫威敏征南錄，明俞大猷洗海近事，高拱綏廣紀事，盛萬年嶺西水陸兵紀，清梁廷枏夷氛聞記等，亦當推類徵求。至若清代實錄清史稿，所載廣東事尤多，實錄不可見，以東華錄代之，清史稿允宜訪購一部，至必要時，提出重要事類，託人在實錄中抄錄。

### 三、傳記

傳記有綜合單行二種：有綜合一省一府者，如嶺南耆舊傳，百越先賢志，廣州人物志，東郡鄉賢考，潮州耆舊傳等是也；有綜合一類人物者，如白沙弟子傳，廣州貞烈傳，嶺南耆舊錄等是也。單行傳記，如名人年譜言行錄行述傳別傳碑誌等皆是。他若關於全國之傳記，如宋元名臣言行錄，明代之徵獻錄，分省人物志，清代之國史館列傳，碑傳集，續碑傳集，耆獻類徵等，其中廣東人傳記，必須編一目錄，以備參攷；即凡正史別史中列傳，凡為廣東人，亦當編一目錄，以備參攷；道光以後名人文集中之有廣東人傳狀碑誌者甚多，可補史傳及正續碑傳集耆獻類徵之缺，此則無論館內外徵訪員，皆當竭力徵訪者也。

### 四、家譜

阮志列廣東人家譜僅十四種，近時考察廣東民族者，發現廣東省家譜無慮數千百種，可見廣東一省，尚存東晉以來移民舊俗，尊重譜牒之風，至今不替。深望全省有譜名族，各贈一部于本館，以便登錄於通志藝文畧中；其中傳狀碑誌，亦當擇尤撰為列傳，入於志中。在各名族則藉以顯揚祖先；在本館則彙集全省家譜，鑿成文獻淵之。為廣東民族發揚光彩，此則馨香禱祝深望合力以襄成此舉也。其有孤本或抄本未刊者，亦望傳抄一部，以送本館。此項家譜，將來亦

存于省立圖書館或本館圖書館保管，俾中外學者參攷。

#### 五、雜記

凡廣東人所著雜記，中有關於廣東文獻及瑣事者，如屈大均廣東新語，陳舜系亂離聞見錄，羅天尺五山志林，范端昂粵中見聞，鄧淳嶺南叢述，諸如此類，實繁有徒；他若外省人巡遊廣東之著述，如清杜臻閩粵巡視紀略，李來章連陽八排風土記，吳震方嶺南雜記，鈕琇粵瓠，明郭子章潮中雜記等，皆當徵集。其他宋元明清雜記中之載廣東事蹟者，苟能摘錄彙存，以備甄采，則珍聞逸事，所獲必多。

#### 六、奏議

凡官於本省之奏議，其關於本省經政沿革民情風俗，所涉必多，如明葉盛之兩廣奏章，吳桂芳之督撫兩廣奏議，顧寰之兩廣奏議，凌雲翼之總督兩廣奏議，葉紹禹之按粵疏章等，其最著也，清代此等奏議亦多，務當廣為徵訪。

#### 七、經史子撰述

凡廣東人之經部史部子部著述，載於阮志者，遺漏甚多，道光以後，所出尤富，宜盡量搜羅，其有孤本或抄本未刊者，或傳抄，或提要，以備於藝文略。

#### 八、詩文別集

廣東人詩文別集，阮志遺漏亦多，其關於明季及南明人著述，禁燬孔多，尤宜百方搜集。道光以後，名人輩出，刻集繁富，能各捐助本館，於其中采錄志料，獲益必非淺鮮；載入藝文略，亦可傳之不朽。其他若兩廣總督廣東巡撫督學使者以及司道以下諸官詩文集，亦在徵訪之列。

#### 九、詩文總集

凡廣東詩文總集，皆當徵訪，如明區懷瑞嶠雅，清黃登嶺南五朝詩選前後集，王隼嶺南詩紀，梁善長廣東詩粹，陳蘭芝嶺南風雅三集，劉彬華嶺南羣雅三集，溫汝能粵東詩海，陳玉古瀛詩苑等，詩之總集也；明屈大均廣東文選，溫汝能粵東文海，羅學鵬廣東文獻，文之總集也；明張邦翼嶺南文獻，楊望峽補刻嶺南文獻等，詩文之總集也，凡此諸集，大都每人各冠以小傳；其于通志列傳

，裨益必非淺鮮，故省府廳州縣詩文總集之徵訪，其價值實等於地方志，允宜竭力搜羅，蔚爲大觀。他若詩話類之粵臺徵雅錄瓊臺詩話等，與夫唐宋元明詩紀事，清代詩人小傳，詩人徵略等，亦宜普爲搜訪摘錄，庶彰儲材之完備。

#### 十·科學撰著

海通以來，已越百年，凡歐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之輸入，廣東人最得風氣之先，故凡科學之撰著，必當斐然可觀，此亦宜留意徵訪者。

#### 乙·檔案報告

近代本省檔案，及各種調查報告與統計，廣東政府公報，本省各種日報及叢報，所載通志材料，尤爲切實豐富，除報紙外，皆所謂直接史料，最可寶貴者也。

##### 一·近代省府廳州縣檔案

道光以後，庶政及職官表，必於此中求材料。

##### 二·近代調查報告及統計

此等報告及統計，作十二略時必須此種材料。

##### 三·廣東政府公報

此項公報，與檔案同其價值，凡編民國大事紀時，必須此種材料。

##### 四·廣州香港及外縣各處日報及叢報

此等報紙，可以補檔案及調查報告等之闕。

#### 丙·金石拓片

金石拓片，直接爲金石志之材料；其中關於史料，亦甚豐富，如隋書經籍志所載廣州刺史碑十二卷：惜已亡佚，今若廣爲徵訪，分工徧拓，則官署書院廟宇寺塔以及山川名勝之碑記，名人之墓誌碑碣，不問新舊，彙成巨帙，必將超出於廣州刺史碑成績以上。乾隆中葉，翁方綱有粵東金石略九卷，附錄一卷，道光初，阮元據之以纂通志金石略，自乾隆道光以後，出土舊金石，以及新鐫碑記，其數甚多，宜廣事搜拓，以補續前志，今略舉數例，分列於下：

##### 一·各種金文拓片

二·公署公所書院廟守寺塔山川名勝橋樑等碑記

三·墓誌墓碣神道碑

四·磚瓦拓片

限本省出土者，近人著有粵東古磚錄，宜推廣爲之補續。

五·公私文刻

六·詩刻

七·題名及留題

八·名人筆蹟

如蘇軾昌化軍六無帖等，道光以來，廣東摹刻名人筆蹟者甚多。

九·石經石幢

十·金石刻圖書

丁·圖像

古人左圖右史，圖像之有助於史，其用甚巨，今纂修通志，其刊刻時，能插入圖像與否，今雖未有創此議者，然徵訪之時，不妨旁事搜采，以助纂修時之真確性。今舉數例如下：

一·地圖

地圖雖古粗疎而今精密，然觀其沿革，察其圖繪之進化，則古今地圖，亦當兼收並蓄。一以著於藝文略；一以助沿革之考證。考廣東地圖。以隋樊子蓋嶺南地圖爲最古，今雖亡佚，然明代以來地圖，存者尙多，如明嘉靖時姚虞嶺海輿圖一卷，清康熙時吳興祥廣東輿圖十二卷，道光以後，新繪地圖而加以說明者更多，及今搜羅，或尙不致散失。

二·名人畫像及攝影

名族家譜中刻有畫像甚多。

三·古器物圖攝影

金石略中甚需此種。

四·本省各種美術攝影

近人撰有嶺南畫徵錄，若佐以名人繪畫真跡攝影，則敘述其畫派，不致作模糊影響之談。

五·本省古蹟名勝攝影及優美建築攝影

六·各縣特殊風俗攝影

七·各縣特殊物產攝影

以上三種攝影，亦各能助纂修時之真確性。

戊·文化機關

一·學校

學校略史及統計表，本館徵訪員宜至本省教育廳本市教育局調查，外縣徵訪員，亦各以其本縣學校詳細報告，可以互相參證。

二·書院

舊時書院，現在雖多改作他用，或竟已消滅，然此種制度，在過去文化上影響甚大，亦宜將其歷史作為概略，有碑記及遺跡，則附以拓片攝影。

三·圖書館

公立圖書館，各將其歷史作為概略，有書目及碑記拓片，則附以捐贈；無書目，則當調查其藏書總數及大概種類。私家藏書之卓著者，有書目，則亦勸其捐贈，無則亦略作概略。

四·博物館

公立博物館，其調查辦法，與圖書館同，私家所藏古物，如金石，書畫，雕刻，古玉器，古陶器，古今貨幣，古今磁器，各有專好，徵求其目錄及拓片攝影，略具說明，此皆文化攸關，不容忽視。

五·寺院

凡佛教道教回教等寺院，亦當調查其歷史，有碑記及古蹟，則拓片攝影，附於簡明報告。道光以後，新添之寺院，尤宜加詳。

六·教會及禮拜堂

凡基督教之教會及禮拜堂，必附有慈善事業及學校，務必詳細調查，作為報告

---

。當今教會學校，風靡吾國，無論大中小學，皆宜詳為調查；一面與本省教育廳，本市教育局存案及統計表，互相參校。

右五項徵訪事例之外，倘有關於民族僑務外務三略徵訪條例及徵集新撰近代廣東名人傳條例二種，別行繕稿；不在此內。

# 本所月刊

## 第一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 要目

- 晚明史籍考序.....朱希祖
- 舊五代史校補序.....溫廷敬
- 法蘭西中世紀敘事詩.....吳康
- 唐貞元十年冊封南詔開路刊石.....黃仲琴
- 孔雀東南飛年代上考篇.....羅香林
- 魏晉南北朝之脂支三部及東中二部之演變.....王越
- 從歷史觀批評自由主義.....鄒文海
- 介紹與批評
- 讀顧頡剛先生古史辨.....佛應
- 家譜敘錄
- 丹山謝氏譜五冊.....羅香林
- 文史學界消息.....編者

廣州市展覽會古物館概況

廣州市展覽會古物館本所陳列室概況

廣州市展覽會民俗館概況

廣州香港一帶之收藏古物者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Monthly

of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Language

Vol. I, No. 2, (28, Feb, 1933.)

## 徵集新撰近代廣東名人傳條例附徵明季廣東忠逸傳

朱 希 祖

阮文達所修廣東通志，至清道光二年止，道光以來，迄于今茲，全省名人之應入傳者孔多，本館徵集此項人物之年譜行述碑誌傳狀，以及地方志詩文集，與夫其他各項材料，大都皆爲作傳儲材之用。然見聞有限，遺漏堪虞，敢望省內外學者，各隨見聞所及，博求名人事蹟，撰述爲傳，惠寄本館，以備采擇，惟參考務求廣博，徵材務求精確，取舍務求謹嚴。茲略陳條例，以當格式，俾各方撰述，有整齊畫一之觀焉。

- 一、作傳體例，不拘一格，或撰爲正傳，或撰爲別傳，或脩舉事類如言行錄，或分年敘事如年譜，皆可。
- 二、無論正傳別傳言行錄年譜各式，其所敘事蹟，務各注明所據書名，或傳狀碑誌之名，或某人口述。
- 三、所據書名或口述人名，務各分注于傳中，如阮氏廣東通志列傳舊式。不可將所據書名或口述人名，合注於傳末，致分析時發生困難。
- 四、所注書名，有篇名者注篇名，無篇名者注卷數，以便覆案。
- 五、所注書名，須舉其全名，不可割裂；如潮州府志，不可云潮府志，（錢大昕譏方苞稱桐邑，以爲以桐名縣者，如桐城桐鄉桐廬桐拍等甚多，不知何指，顧炎武救文裕論中，亦詳論名詞不可割裂。）

潮州府志修刊不止一次，須舉年代以表明之，如云乾隆潮州府志，嘉靖潮州府志，若舉人姓以爲代表，如云潮府周志，假定前後二次修纂同爲周姓，如正統東莞縣志爲周式修，雍正東莞縣志爲周天成修，將何以區別乎！又引詩文集及雜著，必冠以著作人名及朝代名，如云宛在堂集，蓮山詩集，人必不知其爲何人所作，且其人爲何時人；且集名相同，而作者不同者，亦多，例如南海集宋揚萬里撰八卷，宋林安宅撰三十卷，宋方大琮撰二十卷，清馮詠撰三卷，若不



冠以人名及朝代名，則此南海集，究不知誰屬，此不過略舉一二例，其他類此者尙多，凡能作傳者，此粗淺之文格，必能知之，無勞贅陳也。

- 六、凡引據各書，如原文繁蕪，可依劉知幾史通點繁篇方法，刪除其字句，而節取其要，然以不失原意爲貴。
- 七、各事蹟穿插聯貫之處，作者可酌加虛字，俾文氣不致間隔，敘事有提綱挈領之處，作者亦可略事敘述，但不宜加以抑揚褒貶辭句。
- 八、本省明季忠烈遺逸諸公，阮志不爲立傳者甚多，但有勾結清兵降清不仕等嫌疑而無確證以爲辯白者，不宜濫入。

# 恭謁南明紹武君臣塚記

朱希祖

余去秋初來廣州，卽思訪南明紹武遺蹟，讀阮元廣東通志，始知廣州大北門外流花橋，有紹武君臣塚，爲紹武帝及諸王與大學士蘇觀生等藁葬處，問之朋輩，知者蓋少。本年二月，余告之楊先生壽昌，楊先生特至大北門外訪得焉，乃偕二三同志，恭謁塚下，塚地大僅畝許，中有墓碣，題明紹武君臣塚，光緒癸未粵東紳士重修，其西有張嘉謀所撰碑記，前墜水，背負大道，地頗汙下，其東南又爲茶寮割佔，短籬木樨，掩映虧蔽，與雞枊豚柵雜處，行入過之，不知其中有一代君臣塚焉。當隆武崩潰，福京淪亡，清軍逼處腹心，流寇迫近肘腋，蘇觀生擁立唐王，改元稱帝，西向而抗筆慶，兵應三水，廣州空虛，竟爲清軍所乘，君臣駢首，藁葬水濱，屈大均詩所謂君臣問草萊，蓋勸乎其言之也，然紹武帝不肯飲虜一勺水，觀生亦慷慨自裁，皆能自尊其種姓，賢於潞王何吾驢王應華輩遠甚！夫國家之恥，至於殺其君，戮其臣，人民之尸，幾與五嶺平，讀其史而弔其遺墟者，能無觸目而驚心，乃作書告之中山大學校長鄧先生海濱，冀其創修斯塚，繚以垣牆，弘其墓門，以供時人憑弔，庶幾協羣禦侮，洒辱雪恥，以延此未亡之國祚，則先烈殉國之碧血，不爲徒灑。鄧先生慨然允之，五月七日，約余及蕭君冠英，吳君庚，朱君謙之，羅君獻修，李君滄萍，蕭君鳴續，陳君廷瑞，並楊先生壽昌，同蒞流花橋，感國難之倉皇，益憤憤於墓道；乃相與商議修葺事宜，歸而爲之記。並作張嘉謀紹武君臣塚碑記質疑附焉。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八日

附張嘉謀紹武君臣塚碑記質疑

記云：帝遇害雙門下，與其臣鄧玉器端蘇觀生等十五人聚葬象岡，清順治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事也。

案此記可疑之處有三：一爲遇害之時與地；二爲人數；三爲葬地；皆不見於史傳，

殆據流俗傳聞所記，不足爲典要也。今正之如下：

### 一，遇害之時與地：

張岱石匱書後集云：十二月望，王方視學閱射，羣臣朝服候行禮，俄報清兵至，王急變服，從後庭踰垣出走，匿大學士王應華家，嗣恐迹至，復間走洛城里，爲邏者所得，是日殉難，爲大學士蘇觀生等，十八日，凡諸王之附居廣州者，皆見害於濱武塲，而唐王獨拘繫東察院，清使人餽酒食，王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地下。竟不食，因逼令自盡。

案明季野史記紹武事，傳說不一，且皆簡畧，惟石匱書後集，較爲詳確，阮元廣東通志羅之玉傳云：之玉，南海江浦人，唐王立，之玉爲僉都御史，十二月十五日，大兵入廣州，觀生自縊死，聿鏞方事閱射，倉皇踰城走，之玉聞變，追至龍津羅村岡，十八日，謀奔肇慶，爲追兵所獲，聿鏞不食，投縊死，之玉從死於瓦窰，據此則紹武帝之縊，蓋在十八日或十八日以後，而蘇觀生縊於十五日，諸王遇害於十八日，則非同日事也。黃宗羲行朝錄紹武之立篇，亦言帝變服踰垣，匿王應華家，尋龍城遁至洛城里，爲邏者所獲，安置東察院，自縊而崩，沈佳存信編，亦言唐王被執，安置東察院，自縊而死，然則言東察院，較可信，雙門下則無徵也。

### 二，人數：

黃宗羲行朝錄云十八日，殺諸王之在廣州者十六人，沈佳存信編同。

溫睿臨南疆逸史云：聿鏞與周益遠等二十四王俱及於難。

案溫氏撰逸史，曾采黃沈二書，見其凡例，而十六人之說，不從黃沈，而云二十四人，必別有確據，惜皆不著其名，惟云周益遠等王而已。余案東華錄，順治四年正月乙未，征南大將軍多羅貝勒博洛奏云：廣州府僞唐王聿鏞，僭號紹武，署兩廣總督修著甲，署提督李成棟，帥師進勦，斬聿鏞，並僞周王肅眾，益王思矣，遼王術雅，鄧王器鼎，鉅野王壽鈞，通山王蘊越，高密王宏椅，仁化王慈納，鄴陵王肅訥，安南王金瓏，周王世子恭樑，遼王世子儼錄，宗姓由梧，慈劇，據此，則已有十四人也。屈大均廣東新語益陽王妃條云，丁亥：（順治三年）某月，王遇害廣州，則又有一益陽王也。明史諸王世表云：惠王常潤，神宗庶六子，天啓七年，就國荊州，

崇禎末，奔廣州，順治三年，廣東平，被執死，則又有一惠王也，明史周定王輔傳，端王肅濬薨，子恭枏嗣，薨，贈諡未行，國亡，其孫南走，死於廣，則又有一周王孫也。致黃沈二氏言十六王，溫氏言二十四王，殆皆兼指王子王孫言，博洛奏亦然，由上數證，則言十四人十六人者皆非，今可考者已有十七人，則二十四王說或可信也。記云十五人，兼蘇觀生言，則殆合博洛奏之十四人及蘇觀生而言乎，徵諸史傳，則此說亦未盡也。

### 三，葬地

阮元廣東通志蘇觀生傳末云：謹案番禺志載君臣塚在廣州大北門外流花橋，紹武僞帝聿鏗及蘇觀生藪葬處也，羅天尺有詩云：流花橋北蔽蒿萊，孰向荒原醉酒杯；一死未慙俘緬日，九原休羨鬪齊才；鍾山空有遺民恨，宮樹誰爲內監哀；不道白雲兵燹後，孤墳猶得傍朝臺。（詩本羅天尺瘦暈山房詩鈔）

案君臣塚，前賢均載在流花橋，未聞有言象岡者，夫言象岡，則當在岡上，今在水邊，則流花橋之說爲是，屈大均翁山詩外，庚午初冬同諸子出廣州北郊飲於尙氏墓堂感懷往事詩云：靜辭向水隈，又云：君臣問草萊，登鎮海樓詩云：靜辭流花水，然則翁山所賦，亦指流花橋君臣塚，流花橋之水，卽名靜辭水，爲南漢宮苑之舊址，康熙番禺志，爲翁山弟子陳阿平編，則流花橋君臣塚，必爲清初以來舊說無疑。

# 本所月刊第三期

## 要目

- 法國中世紀之抒情詩.....吳康
- 後漢南海郡無揭陽說.....溫丹銘
- 曹溪南華寺宋刻五百羅漢記.....鄧爾雅
- 新修廣東通志畧例及總目.....朱希祖
- 新修廣東通志總目說明書.....朱希祖
- 論樂府.....朱謙之
- 孔雀東南飛年代考下編.....王越
- 古代越族考上編.....羅香林
- 擬編中國通志計劃書.....羅香林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 審查客方言報告書

謹案客方言十二卷，興寧羅翹雲撰。此書大旨，以客話猶存古語，客音猶存古音，因以古音條理，證明客音與古音合，而客話之與古語合，自不煩言而解。至其古音分紐分韻，似乘除杭章氏新方言及嶺外三州語條理，羅氏自序謂余爲此書，用章義例，是其證也。然觀其言古聲韻之學，則與章氏有同有異，其言古紐，則云錢大昕以古音字紐有端透定無知澈澄，有幫滂並明，無非數奉微，今攷客音，知與照無別，穿與徹無別，牀與澄無別，其無舌上音與中州音同，是舌上歸爲舌頭，與錢氏之說符也。輕唇之音，讀爲重唇，錢氏援證博矣，今攷客音，皆輕唇讀入重唇，與錢氏之說又合也。章炳麟謂古音有舌頭泥紐，其後支別，則舌上有娘紐，半舌半齒有日紐。于古皆泥紐也。今攷客音，與章氏日紐娘紐歸泥之說又合也。其言古韻，則云顧炎武謂真諄臻不與耕青通，然古人於耕青韻中字，往往讀入真諄臻，今攷客音，耕青韻中字亦往往與真韻中字無以別。江永古韻標準，陽唐爲一部，而分庚韻字屬焉，蓋今庚陽不可合，而古庚陽不甚分也，今攷客音，庚陽亦不分。段玉裁曰，江韻音轉近陽韻，古音同東韻也，客音江韻字亦往往讀同東韻，段氏又曰，今音多侈，古音多斂，案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古皆閉口音也，今自西北各省以至大江南北，京音寧音吳音，皆讀如寒刪先真文元之類，惟閩廣及浙之温州等處，猶有閉口音，而客音於此九部之字，全讀閉口，是尤古音之遺，而未經變遷者也。段氏又曰，古無四聲，僅有平上入三聲，今考客音，長樂人不能作去聲，凡去聲亦皆轉爲上聲也。此等理條，皆見羅氏自序，其全書聲韻轉變之樞機，皆繫括於此矣。繇是可知，羅氏言古紐，同於章氏，言古韻，則取法於顧江段三氏，自孔廣森王念孫父子以及於章氏之所發明，一概未采，其全書不言陰陽對轉旁轉之理，古韻分部，但用段氏十七部，（釋言二，大曰大韻亦曰伯大條，引段古音十五部，十六部，其他尙多此其徵也）。或但言同部通轉，不言何部（如釋言二，盛多曰懺條，）。其古韻之學，實與章氏異。蓋羅氏言音，不重韻而重紐，其自序謂大氏古韻所以不能強合

者，皆方音爲之，方音所以不能盡合者，皆雙聲爲之，明乎雙聲假借之理，而後可以讀古書，明乎雙聲流變之例，而後可以通方言，羅氏專言雙聲，不言疊韻，其意可知。故其全書言聲紐轉變，條理分明，舉例甚富，勝於言韻部轉變遠甚，此其聲韻學之大略也。觀其全書，大體鴻博，用意深遠，當今言客語者，未有能駕乎其上者也。自鎮平黃釗撰縣志稿九卷，名曰石窠一微，中有方言二卷，客語之有成書，實自此始，其後嘉應溫慕柳撰州志，更擴大之，州人楊恭桓，又作客話本字，餘杭章氏，取溫楊二家言，爲嶺外三州語，賴際熙纂崇正同人系譜，亦列客方言二卷，羅氏繼黃溫楊章賴而起，取材較廣，規模益弘，聲音話訓之學，實事求是，與治科學者同軌，必後來居上，故治客方言者，當今之世，實無與倫比，其可貴者一也。章序言廣東諸縣，常分主客，褊心者或鄙夷之，以爲蠻俚，播之書史，自清末以來二三十年之中，其爭益劇，今讀客方言，皆合中原古音，明爲諸夏遺族，言蠻俚者實誣，化鄙夷爲尊崇，釋劇爭爲揖讓，必自此書始，其可貴者二也。然其可商之處，亦有數端：章序稱此書上列客語，下以小學訓詁通之，條理比順，無所假借。案羅氏此書，依爾雅分類，爾雅之例，以古語釋今語，自當上列今語，下以古語訓詁之，今此書釋詞一篇，大抵以古語置於上而曰釋某，其方言反置於訓釋之中，如以緊釋鞏，以剛釋羌，以死釋肆。以介釋者，皆以方言釋古語，是上列話訓，下以客話訓釋，所重在古語，非客語也。然亦間有上列客語，下以話訓釋之者，如釋奇爲異，釋忒爲差，釋鼎爲至，釋殺爲肆，此則甚合於爾雅條理矣。爲例不純，可商一也。自序云，客話本中原舊語，而至今日與中原之古音不盡合，與中原之今音又不盡合者，皆雙聲遷轉之故；然又據嘉應州志方言引陳蘭甫曰，客音多合周德清中原音韻，歎爲知言。案周氏中原音韻，成於元泰定間，大抵以當時中原音韻爲準，故元代北曲，多合此韻，若與客語相較，其不同甚多；如客語有入聲，與古韻合，周韻則廢入聲。客語耕青韻諸字，往往讀入諄真韻，庚陽二韻，亦不甚分，與古韻合，周韻則真文與庚青，庚韻與陽韻，分別甚嚴，並不相通，與寧羅香林君藏有黃公度手札，引文云闕述陳蘭甫語，僅謂客語多與中原音韻相合，蓋泛謂中原古音韻耳，自嘉應州方言誤加周德清三字，近人言客語者，遂轉輒引用，漫不加察，貽訛方

來，，可商二也。其言訓詁也，如釋言二粗略又謂之門多條，客語謂粗略不精者，曰門多，即大抵二字之聲變，漢書食貨志注：大抵，猶言大凡也，字又作抵，史記酷吏列傳索隱，大抵，猶大都也，凡與都，其義同略。案羅氏釋門多爲大抵，不如釋門多爲大都，其音更近也。又輕忽曰朗忙條，注云俱上聲，朗忙即孟浪之倒語，顏師古匡謬正俗云：俗謂輕忽其事不甚精明爲柯麼，柯，力可切，讀若羅，上聲，麼，莫可切，讀若摹，上聲，柯麼聲轉亦爲朗忙，又引莊子郭象注曰，鹵莽滅裂，輕脫不盡其分也，滅裂倒言爲裂滅，與鹵莽二字雙聲。案羅氏以孟浪倒言釋朗忙，聲轉爲柯麼，又以滅裂倒言爲裂滅，與鹵莽爲雙聲，不如徑以鹵莽釋朗忙柯麼，其音爲更近也。舍近而取遠，舍正而取倒，可商三也。其言聲音也，如釋詞釋不條，謂不字唐以後讀如北，古讀如夫，詩常棣鄂不覯，以爲不當作拊，是不拊古同聲之證，今俗語謂不，以吾字作閉口促鼻音，無以下筆，然審其部居，確爲虞模二部之音，蓋卽讀夫古音，未經變遷者也。案羅氏謂不古讀如夫，不拊古同音，信然，唯詢之客人，則謂吾字作閉口促鼻音，與夫讀重唇音，其母紐不能相同也，又釋安條，謂今俗語作詰問詞，常言曰仰般，仰般二字，卽安字之合音，案羅氏不言合音之法，通例二字合音爲一字，上一字必同紐，下一字必同韻，今安字爲喉音影母，仰字爲牙音疑母。既不同紐，何能相合，且據客人言，仰般一語，有三種方音，一爲盎般，一爲樣般，一爲仰般，盎般合音正爲安，蓋由盎而變爲樣，由樣而變爲仰，盎樣影喻旁紐也，樣仰喻疑位同變轉也。羅氏不言其變轉之由，又不言仰讀爲昂，故有此誤，此皆審音之偶爾未照者，可商四也。上舉數例，不過其小疵而已，不足以掩其大醇，竊謂羅氏此著，置之本校文學院叢書之內，實可冠冕衆作，弘我校聲，謹本至公之心，不沒其長，不護其短，特將審查結果，繕成報告書一通，伏祈

文學院出版委員會委員公鑒 審查委員 曾運乾 朱希祖

二十二年六月四日。



# 本所語言學會叢書

第一種

忽與果羸

經於前月出版內容要目如下：

朝鮮語忽字原義考

果羸變語與諧聲

每冊實價捌角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 禪宗與曹溪南華寺

羅 香 林

## 一、引言

曹溪南華寺在曲江馬壩東南，距曲江縣治可六十里，地幽寺廓，景緻絕佳，誠嶺外不可多得禪林也。其寺創於蕭梁天監三年，至唐有盧慧能者，自湖北黃梅，受法歸粵，稱六祖，旋居此置壇說法，以「開悟頓教」，「卽心卽佛」，諸義，啓發衆徒，弟子法海，紀其說法義理，爲法寶壇經十品，傳之，曹溪之名，因甚揚於世，歷唐宋元明，名僧輩出，雲合響應，蔚爲大宗，天下禪之士，爭趨南華，如蟻赴膾，如水就壑，咸以求得「曹溪法乳」自期；而宋明儒林道學，又往往暗假禪宗心性之說，演述中國古經，或運取之爲立身行己之準；是南華寺者，乃中國文化演進上一種關係極鉅之遺蹟，願論治中國文化史或中國佛教史皆不能不急爲確切考訪也。

南華古蹟殊多，其興替又與中國文化之轉變，不無影響，其爲南服遊觀勝地，無待論也；願以道途艱阻，來往匪易，而時方多難，盜聚如毛，伺途取劫，行者寒心，故自民國十年以來，南華道上，遊人幾絕；至若實際考訪，則更靡有爲此豪舉者矣！去年春余受北平燕大國學研究所派遣，至南越調查各民族實況，五月下旬，道經曲江，適宗人策群團長，駐節是間，爲余述南華之勝，並謂可派隊護余遊觀，余得此良機，喜出望外，乃於是月念九日，東裝往遊，同行者排長一人，士兵十餘人，自曲江乘早車至馬壩，冒雨東行，抵山徑，遇一溪，水急橋廢，欲渡無舟，衆乃鼓勇涉水，魚貫而渡，雖渾身淋漓，不少停也。既畢遊返寓，思古幽情，油然而發，乃將所目見者記於日冊，近以讀重刻馬元修曹溪通志，感南華與中國文化之關係，不敢無言，乃爲之補綴拾襲成考訪記如次

## 二、遊訪經過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自風度北路（在曲江縣）百昌通號，黎明早起，畧事盥洗，即束裝，至抗日路教導團部，會同羅排長盧班長，率士兵十餘人，渡浮橋至粵漢鐵路韶州車站，即登車，向南開行，車票二角，士兵減半，入時五十分至馬壩墟站，即下車，循小道向東南行，蓋自馬壩至南華山仍山路十五里也。將抵南華前數里，有山溪，屈曲多灣，水行湍急，頗清澈可愛，味復甘美，即所謂曹溪是也，既涉渡折而東，復前行，即抵南華山麓，道左多烏石，有李根源章士釗諸人摩崖題識，章書「薰無生慧」，李書「菩提無樹」，蓋皆民入所刻。

十時十二分，抵南華寺，寺踞南華山南麓，山不甚高，顧四週諸山環列如帷幄，中復闢為平谷，曹溪貫其中，水足田肥，雖谷容不甚廣，而景緻幽雅，涉足其中，有灑然出塵之想。寺之四週，多古木，頗具蔥鬱之緻。余等進山門，門額「勅封南華寶刹」。經佛殿，以未見僧徒，恐路逕不熟，考訪不易，乃逕叩寺左僧舍，至蘇程菴，由僧了緣定慧，任招待，另一小沙彌，為具茗請飲，啜之，甘滑可口，南華山頗產茶，寺僧採其葉，加甘草，製為紅茶，即所謂寶林山南華茶也。曲江茶肆，多出，顧多仿冒，不若寺僧所製甘芳適口。

旋由小沙彌及了緣定慧，領觀各殿及古蹟。蘇程菴今為僧舍客堂，門首二石鼓徑各尺許，石雖舊物，顧文字為民國八年所重刻，右鼓刻趙藩書蘇軾見六祖真相詩，有「云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亭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諸句，鼓陰刻「人生安得知汝壽」，及「陸軍步兵中校李學詩監造」諸句，左鼓刻宋之間自衡陽至韶謁慧能禪師詩亦趙藩書，鼓陰刻「飄流百戰偶然存」〔集蘇句〕李根源書，客堂照壁，墨書蘇軾原作蘇程菴銘，文云：

「辯作菴，寶林南，程取之，不為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往，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千百鐘，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道，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遍滿，無雜壤！」

出蘇程菴為六祖殿，中為寶座，有門而常關，額曰「勅封南宗六祖真身大覺闍梨明普覺禪師」，小沙彌開門引觀，則六祖肉身，宛然在目，肉身各部，大小相稱，當

是真身無疑，面塗金漆，甚光亮，衣爲紅綢，似是新製，觀肉身時，諸僧令脫皮鞋，及皮製相盒，謂六祖最懼皮，不願見，語出何典，余不之知，然急欲觀看，聽之而已！

旋由小沙彌出六祖所遺袈裟，鉢盂、腰石等相示。其袈裟以黃絹爲體，繡佛像五十行，行二十枚，合一千枚，稱千佛衣，裡爲白綢，去年新修，有住持僧淨光題識，意其衣爲後人重製，非六祖所遺；鉢盂爲椰壳所製，週身塗黑漆，甚光潤，顯亦贗物，腰石有六祖鑄款，文云：「龍朔元年 盧居士誌」。按清初 馬元重修曹溪通志卷一，於六祖殿各藏物，均有載記，文云：

「祖師殿，在大殿後，原藏經閣地。平藩新建，其壯麗莊嚴，視佛殿，所存庫法寶，有：

傳法信衣一襲，（九條金鍊，其縞乃白氈，豈所謂屈匄布耶）？

鉢盂一箇（謂魏提學擊碎，金漆固，惟露一片，約寸許，非銅鐵瓦石，蓋四天王所獻如來者）。

鐵錫杖一枝，瑪瑙數珠一串。

響鞋一隻。（此三物乃三寶太監所供）。

墜腰石一塊，（原在黃梅，嘉靖間，移至曹溪，有鑄款志可考）。

據此則鉢盂等三物爲明製，墜腰石爲黃梅舊物，然細察其制，似亦贗物，蓋僧徒好託古居奇，戴筆之士，往往爲所欺也！

六祖殿左，有橫門，通「本來堂」，堂供丹田禪師，中置師像，亦云真身，察其身首，大小不稱，意爲泥塑。按馬元修曹溪通志卷六，載芙蓉道人丹田禪師像贊有序，序云：

「師諱悟進，號丹田，廣州新會 潘氏子，生于嘉靖乙未十一月十三，于三十二年投本山智蓮禪師蓮染，日誦金剛經不輟。忽一日沐浴更衣，怡然坐化，時萬曆甲寅某月日也。四衆高其行業，證曰真覺，今肉身現奉天峙岡，本家靜室，去寺左二里許」。

是丹田肉身，本不在寺，今茲所見，實塑像也。「本來堂」後，復有小殿，中塑六祖

銅像，高三尺度。

六祖殿對壁有明成化二十一年御製六祖壇經法寶序，嘉靖十一年韶州知府符錫重立，又萬曆癸巳王弘誨謁六祖有作二首，又康熙十一年重修御經閣碑記，平藩尚可喜題，碑內空白，雜刻「已未秋，滎陽韓鳳樓，騰衝李曰垓，大關鄧紹先，長沙章士釗同游」等字，蓋即民國八年韓李鄧章諸人所屬入；又有萬曆二年勅建御經閣碑記，凡此諸碑，其文並載馬元修曹溪通志，不復具錄。

六祖殿右廡，有宋刻六祖造像，雖剝落不堪，而筆工挺健，歷歷可觀，右角有趙藩題記，文云：

六祖像石刻碑，仆草棘中，騰越李希白始搜得之，像為釋子暉信龔主所繪，德光作贊，釋祖登跋而鑄石，時則宋清熙戊申秋也。曹溪志失載，亟重樹之。  
。民國八年二月趙藩記」。

此碑疑早沒土中，康熙初，平藩尚可喜大修殿宇，凡前代碑刻，完存者，皆聚而重豎，而像碑獨闕，馬元修曹溪通志亦未載，知當日實未嘗見此碑也。

六祖殿門首為陳亞僊祖墓，碑署「施地檀越主陳亞僊祖墓」，明萬曆所刻也。殿門右壁有鄧爾雅篆書碑記，未署「民國八年十月李楨源記，東官鄧爾雅書」。陳亞僊墓前為寶塔。舊日以藏佛經，今則塵土盈寸外，無長物矣！

六祖殿西南即大雄寶殿，建築頗為宏麗。殿外右廊有民國八年鄧爾雅書碑記，其陰為趙藩撰曹溪六祖大鑿禪師行年考，文云：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戊戌，二月初八日，禪師生於嶺南新州，三歲喪父，稍長，樵采養母。高宗龍朔元年，辛酉，二十四歲，至湖北黃梅東禪寺，參五祖，以行者受衣鉢。是年，辭歸嶺南，初住曹溪避禍，復出游，混跡獵人中，凡十五年。高宗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十五日，始至廣州法性寺，薙髮，登壇講經。次年復歸曹溪。玄宗開元元年，歸新州國恩寺，禮報恩塔。八月初三日，樂湍，十一月十三日，其徒奉肉身歸曹溪，入塔。總計世壽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二。趙藩述。民國八年己未正月」。

大殿右廊另有趙藩書開斯修碑，其小識云：

「南華寺巨鐘四，一南漢大寶七年，一宋元豐二年，一元豐五年，一乾道三年，俱名藍閣，寶也。猶有元明製者，年近不錄。顧禪和子，勵聞斯修，庶不負東序之陳列焉。中華民國八年己未秋趙藩題識」。

大殿外有康熙七年尙可喜重修南華寺記一碑，高丈許，絕偉麗。其殿外左右圍牆，嵌無數小碑，大祇已備載馬元修曹溪通志，不復具錄。

大殿左，有鐵塔五層，稱降龍塔，形製頗精。據一般傳說，謂：

「寺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觸撓林木，一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湧，雲霧陰翳，徒衆皆懼，師叱之曰：你只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爲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師展鉢試之，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裡，龍乃游揚至前，師以鉢舀之，龍不能動，師待鉢歸堂上，與龍說法，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可七寸，首尾角足皆具，留傳寺門。師後以土石壅其潭，今殿前左側，有鐵塔處是也」。  
。（見丁氏六祖壇經箋註所載法海撰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畧序）。

荒誕不經，不足置信，惜鐵塔無文字款式，不能考證其鑄造年代與緣由！

大殿前，有樓矗立，卽所謂「羅漢樓」也。上稱「衆山一覽」，昔年頗置木刻羅漢，有北宋慶曆題款，記造像緣由與姓氏，文字古樸，民八以後，一再遭劫，始見割取於鄧爾雅潘至中葵守諸名流，繼見焚燒於迭次駐防諸軍隊，而政府中人及其他學術團體，則未聞有能爲追蒐而保存之者；古遺鴻物，日就斃散，余登斯樓，蓋不勝其惋惜大息也。鄧爾雅曹溪南華寺宋刻五百羅漢記，頗述木刻經過，茲爲節錄，備省覽焉：

「民國七八年間，爾雅從滇軍爲記室，三遊曹溪南華寺，每遊必信宿寺之蘇程菴中，寺址前此方廣可數十方里，今僅存尋常殿宇規模而已……殿前羅漢樓，有木刻羅漢五百尊，十之七八，爲宋代故物，十之二三，爲後來所補，刻工極粗，經屢次重修，劣漆封蓋，初不見有字，再四審視，覺工雖平常，而制度古拙，疑至近亦明以前物，試刮造象之座，層層脫落，果有文字。旋發現慶曆字樣，始悟爲宋刻。此文中「廣州第一廂第五界」，當是保甲區域，如今警察分段也。惟像高且巨，不能携取，僅以小刀割取木座之一部分，共

得八件，盧鏞、潘至中、蔡哲夫各取一二，意以爲下次尚可再來，且當備小竈較爲便妥。不意後此他部軍士，用代薪炭，一炬而空之矣！當時滇軍長李印泉（根源）費數千金，畧事修葺，寺僅存一僧及數力人，田產盡爲佃戶所霸佔，經將軍令縣宰就各志書簿籍所載，一一追回，並招得僧人數十名，維持此寺，是以吾輩僅割取像座數枚，而不欲毀像，且不敢使印泉知此事也。……附記！羅漢像各高約二尺弱，字在座下，木質似檀香，甚堅，其文如下：  
 廣州右第一廂第五界（一行）住居庚子生弟子吳（二行）文亮神捨淨財枚贖（三行）羅漢二尊捨入韶州（四行）南華永充供養乞保（五行）家舍安吉慶曆七年（六行）十二月丁亥藏謹題 七行）此一枚舊藏潘至中處，爾雅本分得二枚，其一爲哲夫所借，堅不肯還（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三期）。

羅漢樓左有鐘樓，廣可二丈，中懸巨鐘，徑六尺，高九尺，銅製，形制頗佳，有款式，惜高懸不易視識。右有鼓樓，建築仿鐘樓，惟樓畔蒿萊，已高沒人膝矣。出寺背，十數步，折而東，至六祖殿背，山窩有泉，卽所謂卓錫泉也。俗呼九龍泉，其水甘甚，上蓋以亭，亭旁多明清碑刻，而古木槎枒，蟠繞其上，姿態之佳，尤令人移神。

卓錫泉觀畢，復由小沙彌引觀千人鍋，鍋在寺東荆棘叢中，距寶塔可三十步，疑卽昔日香積廚地。鍋徑可一丈，沒草泥中，內積濁水，未量其深。小沙彌云：此亦唐物，六祖之所遺也。其言不審，然觀鍋容積之廣，可供數百人食，而南華自平藩敗滅後，香火日稀，僧徒無須鑄大鍋以食，意此鍋或亦明末清初物歟？

全寺今僅僧徒五人，寺產亦變沒殆盡。住持僧淨光，適以事往曲江，小沙彌，蓋其徒也。了緣定慧，皆出家未久，寺中歷史，尙未詳悉；了緣自云：「昔年嘗從軍於廣西蘇聯春宮保部下，後歸濟南楊日魁統率，甲午之役，與日人血戰數晝夜，自謂有微功；入民國來，在范石生部歷充排長連長營附文書諸職，行役數十年，贏得一身無長物，感懷身世，悄然出家，窮餒無聊，寄食而已！定慧則宿在臺灣服兵，隨巡撫唐景崧守臺北，旋唐被擄爲總統，事敗，急內渡，定慧隨衆兵靈逃，今則二人皆年六十餘矣！」言次復爲余述歷年戰爭慘事，天寶亂離之感，余誠不忍聞也！

淨光從化人，俗姓蒙，年四十許，每至曲江，宿鳳烈路天德堂藥舖，尤喜遷從化，蓋家中尚有孀妻稚子云。余以留寺各僧，未明南華沿革，而天復大雨，恐曹溪暴漲，返涉不易，乃決意即日返曲江。時已下午三時，即令小沙彌爲余等治殮，素菜六碗，飯一甌，與諸士兵於蘇程審知客寮共食，飯畢，詢寺僧以曹溪通志，及其他文籍，皆瞠目不知所對，蓋寺中今已不存此書也。

下午五時，冒雨返馬場車站，即登車，返曲江，比抵百昌通原寓，時已七句鐘矣。余以此行所得無幾，急欲覓淨光一問，遂於是夜至天德堂，無何，淨光已先一時外出，乃趨南門外訪曲江縣教育會常務委員李君宗堯，詢以南華掌故。據云：「曹溪自平藩敗滅以來，寺宇日荒，僧徒悉無賴俗子，寄食外，他無所知。民國八年，滇軍將領李君根源，與其師趙藩，蒞止其地，小破青蚨，稍加修葺，而寺內所藏唐宋寫經，反爲發去，其他前賢碑刻，亦有被李磨落而易刻己文者，寺內陳設，遠非昔日比矣！與趙藩同時蒞止者，尚有長沙章士釗，亦頗取寺藏古物。彼等已將寺藏古物攜取贖遺，恐寺僧議己，乃將曹溪通志所載憨山文字，書爲手卷，交留寺中，今此類手卷，亦已爲俗僧散賣盡矣。」李君言罷，即自書架取一手卷，展以示余，讀之，蓋即趙藩所書憨山大師示曹溪沙彌卷也。李君云：「此即自南華寺僧所購入者」。

李君之言，不無過甚，李趙等曾否挾寺藏古物，今日已無能爲直接證明，然其寺在李氏未修葺前，則確曾收藏唐代勅詔及元明寫經，一旦因修葺而失去，自不能令人無所疑惑，按重刻馬元修曹溪通志卷一，六祖殿存庫法寶，有：

「……唐武則天勅書一道，（梵書，有寶五顆半，天順間，鎮南嶺占巴藏卜譯）。

元免差勅一道，（梵書墨迹如新，天順八年慈濟國師鎮南嶺占巴藏卜譯）。

金書孔雀經一道，（元延祐四年賜）。

金書法華經二部，（一大監蕭福江，一大監凌法章，俱宣德年施）

金書大字華嚴經一部，

金書小字華嚴經一部，（俱天順年間欽賜）。



無盡燈一盞(成化年間賜。)」

據此，則南華寺固有元明寫經數部也，余意上述各經爲御賜之物，故備載於冊，其他寺僧寫經或元明刻經，必兼有之，觀其歷代有藏經閣之設置，可知昔時寺藏經籍之不少矣。李根源所蠶去者，雖不若李君所述之有唐宋寫經，然要之元明寫經或其他名貴刻經，則必各色俱有。唐代勅書之並被取去，則更無論矣！至於磨廢前賢碑刻易刻己文一事，關於韓李鄧章諸人之履名平藩題碑空白，似亦當日確曾發現之事實。因惜若干購石小費，致蒙欺世盜名之惡嫌，則又安見諸人之智乎！

關於南能義理，及其傳燈經過，以及南華寺沿革，本有三書可供參考，其一爲唐釋法海所錄六祖法寶壇經，(另有燉煌本壇經，與此微異，今稱所謂法海壇經，曰今本壇經)其二爲宋釋普原所纂景德傳燈錄，其三爲清康熙間馬元修曹溪通志。但此三書均不能輕於取用，蓋其所述事蹟，訛僞獨多也。尤以前二書爲甚。馬元修曹溪通志，則一方沿襲禪宗傳統僞史，一方則頗增新起特殊資料，惜其書以曾經詹歸和尙之參校，清廷嘗列之爲禁書，流傳無多，原刻難獲，惟道光十六年曲江劉學禮嘗爲重刻，近日曲江張日麟等復爲二次重刻，坊間始有出售。余在曲江，曾借閱許伯岑先生藏劉學禮重刻本，去冬，復承曲江張毓秋先生賜贈張日麟等翻刻本，感其善意，附誌於此。

### 三、曹溪通述評志

曹溪南華寺，自唐盧慧能在其地演法以來，實爲禪宗南派中心，高僧輩出，影響至鉅，顧莫有爲專書以志其盛者；迨明嘉靖四年乙酉歲，羅東川始錄寺內碑銘贊諸題詠，類刻之；嘉靖二十一年壬寅歲，徐芝南，又命郡爲全志，按此卽龔邦柱所修南華志也。(見光緒張希京修曲江縣志卷十六外教)。二書今皆未見，意已湮滅久矣。其後巡察使龔懷川，道經韶州，寓目靈勝，咨訪故實，覽之前志，多所闕遺，乃屬黃城曾且躬至南華，詳加採訪，凡汝甸成重修南華志若干卷，今其書亦不見，惟張修曲江縣志引嶺南文獻，載黃城序文一篇，可略見梗概而已。其後萬曆間有釋德清者，亦撰曹溪志四卷，曾否付刻，今不可考，蓋其書失傳久矣！明黃佐廣東通志，謂明時符錫亦撰南華志四卷，其書余亦未見。今所見者惟康熙馬元重修道光劉學禮重

刻曹溪通志八卷，及近日張日麟等翻刻本八卷而已！

按馬元（馬，三韓人，韶州知府）修曹溪通志成於康熙十年。道光劉學禮重刻本，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四週雙欄。張日麟翻本與此同。首載康熙十年馬元重修曹溪通志序，十一年知肇慶府事毘陵史樹駿重修曹溪通志序，次曹溪舊志序，計萬曆二十六年維揚陳大科序一篇，二十七年歸善楊起元序一篇，又古刻周汝登序一篇（按此三序皆皆釋臨濟曹溪志作）；次曹溪通志凡例，又次道光十六年劉學禮重刻曹溪通志跋。其下為目錄，計卷首為圖志，目錄，卷一山川形勢第一（計錄山，峯嶺，石，泉，水，井，及古蹟等等），建制規模第二（附香火供奉），卷二道脈源流第三，傳燈人物第四，繼席宗匠第五，（附住持過化），佛法提綱第六附激揚（上堂機緣），卷三王臣外護第七之上（勅，錫典，序，碑記），王臣外護第七之中，文，碑記），卷四同上（碑記，引），卷五同上（塔記，碑銘，跋，塔銘，疏，序，啓），卷六王臣外護第七之末。（書，實錄，法語，偈，傳贊〔贊附〕），卷七品題詞翰第八，（詩），卷八同上。目錄以下為重修通志姓氏，祖師真像，南華寺圖像（曲江令蒲陽周韓瑞繪），捨山檜越陳亞僊像；以下為通志正文，此通志內容之大略也。

按馬志卷二所載道脈源流，傳燈人物，繼席宗匠等篇，多自道原景德傳燈錄，及法海六祖法寶藏經，撮錄而成，無特殊意義，惟同卷所載佛法提綱，及卷六所載實錄法語等篇，則屬可貴資料，蓋其中每有精到義理，而又未見其他各書曾為著錄也，此其可貴者一。

馬志卷三至卷五所錄王臣外護諸文件，雖微病駁雜，然亦多頗足暴露南華盛衰消長之史料，其卷七卷八所錄前人題詠寄贈，亦頗能暴露南華禪風與儒林道學之關係。此其可貴者二。

惟馬志亦多以訛傳訛不及是正之處，此則載筆時疏於核考之過也。如卷一建置規模第二，頁第九云：

「山初未有名，因魏武玄孫曹叔真，避地居此，以姓名村，而水自東繞山而西，經村下，故稱曹溪」。

叔真爲魏武玄孫，其年代當在南北朝或隋初，而馬志同篇頁第十云：

「至唐龍朔元年，師自黃梅得法，南歸曹溪，人無知者。有尼名無盡藏者，遍告鄉里耆德，競來瞻禮，於是居民曹叔真等，率衆，遂於寶林故址，建營梵宇，延祖居之，四衆雲集，俄成寶坊，此寺之中興也。」

是曹叔真至唐龍朔元年，仍健在人間，何其壽年之長歟？同篇頁第九另一段云：

「按梁天監初，西域智藥三藏，航海而來，及自南海至曹溪口，掬水飲之，香美異常，謂其徒曰：此水與西天之水無異，源上必有聖地，堪爲蘭若，乃溯流窮源至此，嘆曰：宛如西天寶林山也。因謂居民曰：可以此山建一梵刹，一百六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自梁天監元年丙午，至唐高宗儀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年，應智藥三藏之讖云。」

是智藥三藏至曹溪，下逮盧祖南歸，已達一百六七十年，智藥三藏抵是地時，已以居民有曹叔真，因以曹溪名其村水，而一百六七十年之後，六祖自黃梅歸來，所謂曹叔真者，尙能應尼無盡藏之宣告，而前來瞻禮建寺，是曹壽命竟達一百七八十年以上，揆之情理，實有未合。余意此乃馬志之誤，如曹溪因叔真得名，則六祖南歸，已不能復見其人；如六祖曾見及叔真，則曹溪必非因叔真而得名，此則可以斷言者也。釋氏於傳法或建寺，每好飾以傳說或故事，固示靈應，以自誇張，不知於時代稍爲着想，此則釋氏之失，而修志者不加深考，以訛傳訛，亦應分其咎也。

又按同卷山川形勢第一頁五曹溪水條云：

「曹溪水，發源於九耳嶺西，流二十里，經曹侯村，故名曹溪，盤遶寺門，折而北流，復折而東，與澆溪合」。

據此則曹溪實因曹侯村得名，非以曹叔真而得名也。此說較通，與叔真禮瞻六祖事，亦不衝突。何馬志竟前後異辭，以致令人疑惑難信耶？

#### 四、禪宗與六祖

禪宗爲佛教一重要宗派，六祖爲禪宗一重要法師，此一般人所共知也。顧禪宗所依託之歷史及六祖傳法之所因，則海內尙鮮爲之疏其真僞究其虛實者，茲爲根本推考南

華寺與中國文化關係起見，一並追索考求。按華土禪宗，託始於菩提達磨，謂其先蓋原於摩訶迦葉，得佛心印，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以心傳心，其言至巧。道原景德傳燈錄卷一頗述迦葉傳法緣起，謂：

「(世尊)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並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言：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汝，轉受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

自迦葉至菩提達磨凡二十八代。達磨於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遊至南海，梁武帝遣使迎之，至金陵，旋潛迤江北，止嵩山少林寺，是為中華初祖。（見傳燈錄卷三，）達磨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是為第三十三祖，即中華六祖；與六祖同事五祖弘忍者，有神秀上座，為教授師，與慧能所見不同，二人門徒甚盛，旗鼓相當，時稱南能北秀，禪宗至是，分南北二宗，南宗復分青原南嶽二派，各有傳替。此即禪宗所託傳法史迹大綱也，茲分舉四節畧疏辨之。

一者謂禪宗所託歷史，訛僞錯亂而不足信也。按佛教諸宗，唯三論宗與禪宗最喜僞託傳授歷史。禪宗之起，遠在六朝，實先於三論，然其僞託傳法歷史，則反後於三論。佛典中曾言及佛徒各代傳授者，以付法藏因緣傳及佛陀跋陀羅薩婆多部師資相承記為最著。三論宗以前一書為僞託藍本，以後一書補其未備。而禪宗又取三論宗所託，再益以師資相承記。師資相承記有達磨二人，其一為第十七代之達磨多羅，其二為第五十三代之達磨多，前者本無多大關係，後者曾與佛陀先同作修行方便經或名不淨觀經。佛陀跋陀羅嘗於廬山翻譯其書，稱廬山出禪經。禪宗排比傳授僞史時，因見佛陀跋陀羅所譯廬山出禪經卷一所述傳授源流僅云：

「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難，尊者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尊者優婆掘，尊者婆須蜜，尊者僧伽羅叉，尊者達磨多羅，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羅，諸持法者，以此慧燈，次第傳授。」

而未舉及師資記所述第五十三代之達磨多，從而遂錄取其第十七代之達磨多羅，以與前述三論宗所託傳法世次（即大半根據付法藏因緣傳者）之一部相連接。不知廬山出禪經，所列傳授源流，實有被畧去者，所謂「乃至」，在梵文爲Yava(+)，有等等之意，蓋暗示仍有未盡說出之數也；况廬山出禪經，原卽第五十三代之達磨多所作，已爲自作，自無須說及自己名字也。

禪宗之僞託歷史，雖僅自師資記錄其第十七代之達磨多羅，而遺第五十三代之另一達磨，然其所得僞史，則仍有重複之弊，蓋此達磨以外，尙有自三論宗所託傳授世次，錄出連接之另一達磨也。語其關係，適如下圖：

大迦葉……達磨……師子……達磨

禪宗中人知此類重複僞史不足取信，不久乃有改撰史中人名之運動，而今本六祖法寶壇經及宋道原景德傳燈錄等書所列傳法禪師世次，遂應運而生。初祖摩訶迦葉，二祖阿難陀尊者，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四祖優婆塞多尊者，五祖提多迦尊者，六祖彌遮迦尊者，七祖婆須密尊者，八祖佛陀難提尊者，九祖伏駄密多尊者，十祖脇尊者，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十二祖馬鳴大士，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十四祖龍樹尊者，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十七祖僧迦難提尊者，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二十祖闍夜多尊者，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二十四祖師子尊者，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二十九祖慧可大師，三十祖僧璨大師，三十一祖道信大師，三十二祖弘忍大師，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觀其外表，誠亦縝密多矣，然而究之實際，其爲病且直勝於未改。按三論宗所用付法藏因緣傳之商那和修卽廬山出禪經及歷代三寶記等書之舍那婆斯，蓋同名而異譯（均譯音）者也，已用商那和修，則不能復用舍那婆斯，而今本壇經及道原傳燈錄，則已列商那和修爲第三祖，又改舍那婆斯充婆舍斯多充二十五祖，名雖改而實際則爲一人。不審前賢同名異譯，而輕以改撰，可議一也。按梵書，名詞下不能繫以動詞語尾，而禪宗中人則每將原名加減以「多」「羅」「陀」等字，加動詞語尾於名詞之根，勉強拼合，動失原義，滑稽荒謬，令人發笑，上述婆舍斯多，及第

十六祖睽羅多之「多」，皆以動詞語尾，加於名詞之後。畫蛇添足，作僞心勞，可議二也。按禪宗未流，多不諳梵字，每誤認音譯爲意譯。如富若密多（或書弗若密多）原爲Punga + Mitra，卽功德友之意，Nga譯爲若，音也，非意也，乃今本壇經及道原景德傳燈錄第二十六祖，竟改爲不如密多，誤音爲意，實堪發噱！師資傳第五十代爲婆羅多羅，卽Paratara之譯音，Para猶言彼岸，tara猶言度或救濟，乃傳燈錄及今本壇經，二十七祖竟改之爲般若多羅，般若乃從Prajña——Panna譯出，原意如英文之set，自文法言之，不能與波羅相連。不考文法，不辨音義，取騙一時，貽笑來世，可議三也。

禪宗一再改撰歷史，其事當在中唐或玄宗以後。近人胡適嘗鈔印神會語錄，其中頗載禪宗歷史，謂當時有人叩以禪宗傳法經過，神會卽爲作答，今按神會所答世次，全與廬山出禪經相合。神會爲慧能弟子，玄宗時人。可知初唐六祖時代，禪宗尙未改撰史實。近世新發現燉煌本壇經亦頗載禪宗傳法源流，其世次已以付法藏因緣傳爲根據而接以廬山出禪經所述。其書作者，已不可考，然爲唐末作品，則可依燉煌一般藏物之時代定之。據此則禪宗改撰歷史之運動，當起於中唐或晚唐；至於改撰人名，避免重複，構成今本壇經及景德傳燈錄之時代，則更在趙宋一代矣！要之禪宗上世，本無明確歷史可言，今人所記，皆展轉僞託，逐次改撰而成之典籍也。其不足輕信，自無待論！

二者謂達磨人名籍貫多所附會而入華年代實難考定也。按達磨原音Dharma猶言法也。印僧以此爲名者，不一而足；薩婆多部師資記，有二達磨，一列第十七代，又一列五十三代，是其例證。前者不甚顯，後者曾作不淨觀經（卽廬山出禪經）。禪宗達磨，又另有人在，其見於載記者，當以揚銜之洛陽伽藍記爲最早，凡二見，其一云：

「修梵寺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摩達云：得其真相也，（綠君亭本，卷一，頁二十一）。

「永寧寺，熙平之年（西曆五一六）太后胡氏所立也。……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

，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讚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

所謂菩提達摩，實不似印度僧名，按菩提 Bodhi，有道或覺之意義，與達摩 Dh-rma 不能相接，吾意此乃華人妄相附益之名稱，其在西土當不以菩提相冠也。

菩提達摩已不類印名，而歷代法寶記，又復取之以與曾作禪經之達摩多羅相結，而另成菩提達摩多羅一名，愈附益，愈不通。景德傳燈錄則更謂其原名菩提多羅，尤謬妄可笑。傳燈錄卷一云：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剝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

達磨爲法，非通大之義，其爲附會之語，不待辯而明矣！要之禪宗雖有達磨其人，然其名字則初不以菩提冠首，尤非連稱爲菩提達磨多羅。

達磨籍貫，據洛陽伽藍記稱爲「波斯國胡人」；道宣續高僧傳則謂爲南天竺婆羅門種。續高僧傳卷十六云：

「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疏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徹微數，定學高之。……初抵宋境南越，未及北度至魏。隨其所止，誨以禪教。于時合國盛弘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門，年雖在後，而銳志高遠，初逢法將，知道有歸。尋師事之，經四五載，給供諮接。感其精神，誨以眞法。」

而景德傳燈錄則謂其爲天竺國香至王之第三子。既爲「波斯胡人」，則不能爲「婆羅門種」，已爲「婆羅門種」亦不能爲「香至王」子，王子乃剝帝利種，非婆羅門種也。凡此諸說，時代愈後，則所述達磨之種籍亦愈尊。觀其演變，而禪宗改撰歷史之伎倆，思過半矣。

茲更進言達摩入華之年代。按達摩入華，僅知其相對時代，而不能確定其絕對年月，

此於楊氏迦藍記及道宣續高僧傳可以得其證據，惟道原景德傳燈錄則另有異說，謂：

「……師心念震旦，……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武帝覽奏，遣使齋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屈於洛陽，當後魏孝明太和十年也。寓止於嵩山少林寺，而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

此類年月，狀似絕對，然而一加考索，則其偽立見，蓋蕭梁普通，僅稱七年，今日八年，是謬妄也！契嵩傳法正宗論，知八年說之謬妄，乃改謂為普通元年。馬元譽曹溪通志卷二道脈源流第三，頁三，則謂「實梁普通七年戊子九月二十一日」。康熙二十年廣州華林寺住持僧元覺撰華林寺開山碑記則謂為大通元年，（見葛定華西來初地華林寺考訪記）蓋即普通末年之翌年也。道光鄧士憲纂南海縣志卷二十四古蹟略二華林寺條亦謂：

「華林寺在西南一里，梁普通七年，達磨從西竺國汎重溟，三周寒暑，至此，始建」。

是則普通八年說雖不能成立，而多數人意見，仍以達磨入華為在武帝時代也。近人葛定華作西來初地考訪記一小冊，尤堅持普通七年之說，謂「其可信之點較多」。其言曰：

「考達磨東來之年月，據續高僧傳，則謂達磨初達宋境之南越，宋為南宋，南越即今廣東地，其說甚不可據。蓋達磨與梁武帝相見之事實，已確定，而南宋之末年，為西曆四七八年，南梁武帝卽位第一年（天監元年），為西曆五〇二年，其間相隔二十四年。考慧可（達磨第一代弟子）參見達磨時，慧可年已四十，此事實據宋景德傳燈錄（卷三）及續高僧傳（卷十九）所載一致。又續高僧傳載慧可於後周武帝廢佛道二教後，尚未死，宋景德傳燈錄之慧可傳，則謂慧可於隋開皇十三年圓寂，年百七歲，自隋開皇十三年，上溯至宋末，為一百十五年，如達磨來華之年，在宋代，則慧可年齡當在百五十歲以上，非人間生存年齡之常數，故續高僧傳所載達磨於宋時來華說，不可信」。（



見葛氏西來初地訪記第三節，頁第九)。

葛氏又云：

「……如據揚銜之與慧可之關係言，則達磨之圓寂，必在東魏天平元年前，即梁中大通以前。次據宋雲自西天還，為北魏正光三年，即梁普通三年。達磨東來，必在嵩山少林寺創建之後，少林建立，為西曆四九七年，先梁武帝即位(西曆五〇二年)五年。則達磨于梁武帝時來廣州，當為確實。續高僧傳稱慧可從學於達磨六載，則慧可從學之前後，亦當經過若干年月，故傳燈錄所謂九年面壁之說，亦可憑信。達磨遷化後，慧可直傳其教法，事在中大通六年，則達磨之入寂，為梁中大通六年，其東來之年，當為梁普通七年，其間適相距九年。又自慧可之年齡推算，可四十歲，為梁普通七年，以此為達磨東來之年，則可開法之年，即梁中大通六年，為達磨圓寂之歲，其間相距亦為九年，與九年面壁之說合。傳燈謂達磨之東來，為普通八年(即大通元年，以普通祇七年也)，則相距一年，與今存華林寺開山寺碑所記合。然今存華林寺開山碑，建立于清初，其根據今無可考，如根據西來菴最初之碑記，則開山碑之說，似可據，如非根據放碑記，而依諸佛書者，則似郝通志(此書即主普通七年之說)所記為可據，以其可信之點較多也」。(見同節頁第十四)

葛氏所論，似亦甚詳而辯，然因此遂謂達磨入華果在梁武帝時代或直為普通七年，則又容多窒礙也。按葛氏最大錯誤在於不明今日所傳禪宗史乘之雜有無數傳說及其他附會而成之事例，故其選擇參證材料，往往遺棄與史實發生時代較近，言較迫真之記載，而反取其他屢經複製之副料，如道原景德傳燈錄為禪宗二度改撰史事後之作品，所記達磨慧可諸人事實，雖表面極有系統，而實際，則已雜無數傳說與其他附會而成之事例，較之揚銜之洛陽伽藍記及道宣續高僧傳自為次等副料。今日考證達磨入華年代自當先以伽藍記及續高僧傳為主；而二書所記，則普通足破達磨於武帝時，或普通七年入華之謬說。胡適善提達磨考於所引楊氏伽藍記永寧寺條後，曾畧加考語，尙覺中肯，足破葛氏一部分謬論，胡考云：

「楊街之著書的時候，距此寺被毀之時不遠，他與達摩可算是先後同時的人，此其可信者一。那時未有禪宗的傳說，楊氏無僞託的必要，此其可信者二。故從楊氏的記載，我們可以承認當日實有菩提達磨「起自荒裔，來避中土」，自稱一百五十歲。

「永寧寺建於熙平元年（五一六）至孝昌二年（五二六）刹上寶瓶被大風吹落；建義元年（五二八）彌朱榮駐兵于此；明年（五二九）北海王元顥又在此駐兵。至永熙三年（五三四）全寺為火所燒，火延三月不滅。依此看來，達摩在洛陽，當在此寺的全盛時，當西曆五一六至五二六年。此可證景德傳燈錄所記達磨于梁普通八年（五二七）始到廣州之說是不確的了」。（胡適文存三集卷四菩提達摩考頁四五〇）

胡考並曾引述道宣續高僧傳達磨傳：

「記達摩的書，伽藍記之後，要算道宣的續高傳為最古了。道宣死於唐高宗乾封二年（六六七），他的續僧傳至貞觀十年（六四五）止，那時還沒有禪宗後起的種種傳說，故此書比較還算可信。……

「然道宣所記，有幾點是很可注意的。（1）此傳，說達摩「初達宋境南越」，此可見他來中國時，還在宋亡以前。宋亡在西曆四九七。此可以打破一切普通八年（五二七）或普通元年（五二〇）達摩到廣州之說。假定他於四七九年到廣州，「末又北度至魏」，到五二〇年左右，他還在洛陽瞻禮永寧寺，那麼他在中國南北共住了四十多年，所以他能在中土傳授禪學，自成一宗派。此說遠勝於「九年化去」之說」。（同書同卷頁四五一至四五二）

此亦足以解答葛氏「據續高僧傳則謂達摩初達宋境之南越，……其說甚不可據」之謬論。達摩入華之絕對年月，誠不易攷矣，然其相對年代則于上述伽藍記及續僧傳之達摩傳外尚可引淨覺（神秀弟子）楞伽師資血脈記及續僧傳之僧副傳以推證之。血脈記云：

「宋朝求那跋陀羅為第一祖，不知根由，感亂世後，云是達摩師之師」。

按求那跋陀羅死於宋明帝泰始四年（西元四六八）正月，則達摩入華，至遲亦不能後於

西元四六八年，後此則不能師事求那跋陀羅矣。續高僧傳卷十九僧副傳云：

「僧副大原祁縣人)……有達摩禪師者，善明觀行，……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尋端極緒，爲定學宗焉。……齊建武年，南遊揚犛，止於鍾山定林下寺。梁高素仰清風，雅爲嗟賞；……不久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卽梁普通五年也」。

按普通五年爲西元五二四年，上溯六十一年爲四六四年，卽宋孝武大明八年，齊建武年爲西元四九四至四九七年，上溯四六四年，得三十至三十三年，是卽僧副始事南遊之年，依此推之，則其從達摩受學，當在二十餘歲，卽齊武帝永明年間也。據此則達摩入華，亦至晚不能後於齊建武三年(西元四九七)。夫達摩之中國弟子已死於普通五年，則達摩又安能遲至普通七年，始自異域初抵廣州耶！此馬氏曹溪通志及葛氏所引郝氏廣東通志普通七年說之所以容多窒礙也。卽就葛氏所引旁證達摩滅後還西天，與奉命往西域求經之宋雲相遇於葱嶺一傳說言之，亦適足證明達摩入華之不在普通七年。蓋據葛氏所引釋氏稽古畧，謂宋雲自西域還時，實爲魏正光三年，卽梁普通三年。夫宋雲普通三年葱嶺相遇，已爲滅後還西天之達摩，則其人之初入華土，當不能遲在普通七年矣。

原葛氏之病，在於先立「蓋達摩與梁武帝相見之事實，已確定」一概念爲前提。不知「達摩與梁武帝相見」一事，乃爲禪宗中人僞託傳說，其故事殆脫取慧皎高僧傳求那跋陀羅傳爲之。蓋求那跋陀羅其先原爲王子，稍長出家，妙入禪要。宋文帝元嘉元年，來至華土，文帝令交州刺史特爲迎接，先至廣州。元嘉八年，行至建業，文帝引見，與論戒殺生有無好處事。此與傳燈錄所述達摩見梁武帝事，完全相仿，非曾經僞託或附會，殆不能偶然巧合至于斯極也。胡適菩提達摩考亦云：

「此傳(續僧傳之達摩傳)中全無達摩見梁武帝的故事，也沒有折葦渡江一類的神話，可見當七世紀中葉，這些謬說還不曾起來。達摩與梁武帝問答的話全是後人僞造出來的」。(胡適文存三集卷四，頁四五三)。

道原傳燈錄已爲叢綴無數傳說，真僞雜揉不可輕信之書。而葛氏達摩與梁武帝曾經相見一前提又不能依葛意而成立。則其他由此前提與傳說所推攬之事蹟，皆不待剖判

而自休慙矣！

要之，禪宗所述達摩，其名字，籍貫，年代，均多出於附會僞託，故衝突叢生，破綻多有。今且總合上述楊氏伽藍記，道宣續僧傳達摩僧副二傳，淨覺楞伽師資血脉記，重復言之：達摩入華，至晚不能後於齊建武三年（西年四九六）其寂滅年代，則至早不能先於梁天監十六年 魏熙平元年（西元五一六年），其在華年代，多則可有五十餘年，至少亦有二十年度。此則達摩之相對時代也。

三者謂禪宗之所以風靡興行，不關鍵於其所託之歷史，而實其關鍵於其所傳之方法及其關於心性之義解也。按禪宗所託之傳法源流，已為逐次改竄之作，則其不足解釋禪宗之實際來源，自無待論，考慧皎高僧傳，有義解一門，所錄僧侶多為鳩摩羅什弟子，此義解門僧侶，每重視心性之學，喜究印學傳授系統，以明其心性，同時復喜破壞印度之宇宙觀，攻擊輪迴業力及種性區別諸學說，其態度與後日之禪宗至為接近，吾意此即禪宗之前輩先生，或醞釀媒介。

六朝時，北方禪學甚盛，（所謂禪學，與後日之禪宗不同，續高僧傳有習禪門，所錄僧侶，皆非禪宗中人，天台宗之和尚尤多稱禪師者，要皆與禪宗有別）。北齊高陽王（文宣帝）尤喜禪學，天保三年，管敕國內諸州，別置禪肆，令達解高僧，為教授，時揚講誦。此類禪學，皆為講義注疏式之佛學。其方法，全仿儒家疏注訓詁之法，初盛於北方，繼流於南土，因其純事疏解，不思創新，久之拘滯硬化，無以滿足時代需求，而達磨一派之禪宗遂應運而生，達磨教義，原甚簡率，然亦正因簡率易行，故能轉移風氣，道宣續僧傳達摩傳云：

「……………悲此邊隅，以法相導。……………如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則入道多途，要惟二種，謂理行也。

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捨僞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名，名理入也。

行入四行，萬行同攝。初報怎行者，修行若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對。經云：逢苦不憂，識達

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教故也。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冥順于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着，名之爲求。遠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卽性淨之理也」。

提要言之，達摩斯故，不外三端：一者衆生性淨，凡聖平等；二者凝住壁觀，歸真捨僞；三者，苦樂隨緣，無所執着。故曰：「除煩惱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者，喻默聲而尋響」。（引續僧傳向居士傳向與慧可書語），蓋煩惱卽是涅槃，故甘心受苦；凡聖本皆平等，故不離衆生而別求佛。禪宗一起之所以能風靡一世者，正因其明示「衆生性淨」，但能歸真捨僞，自是卽心卽佛，卑卑無高論，而又超超無可及也。

不特此也，達摩禪宗之所以能在中國學術界發生絕大之影響者，尤以其曾帶有印度方法來華上也，印度方法原與中國禪學不同，其法於深奧義理或事象，僅稍稍解釋，抽其精力，編製故事，多方取譬，其性質如中國之韓詩外傳，說之容易，而感人彌深。禪宗引用其法，故能收絕大效果。按禪宗自達磨至六祖均頗用金剛與楞伽二經，若謂金剛爲禪宗宗旨，則楞伽適爲禪宗所用方法也。道宣續僧傳慧可傳云：

「初達摩師以四卷棧（同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

可知達磨之重視楞伽經矣。（此四卷本楞伽經與魏善昆留支七卷，唐代十卷本均不同，意卽求那跋陀羅本也）。六祖時中國社會已多於屋廊將楞伽所述故事繪爲圖像，稱楞伽變或楞伽相者，今本六祖法寶壇經行由品第一云：

「盧珍（指月錄四，作處士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脉圖，流傳供養。」

可知楞伽一經經禪宗播揚後其故事之盛行也。與禪宗而俱盛行之西土故事，雖於佛教教義無絕大關係，而其影響則於中國小說界增一豐富資料，斯亦意外收穫也。

達摩之重視楞伽，立意甚深，蓋楞伽一大部分即為講述禪法之作，其超一切量四禪有云：

「有四種禪，何等為四？謂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真如禪，諸如來禪。云何愚夫所行禪？謂聲聞緣覺，諸修行者，知人無我，見自他身，骨鑽相連，皆是無常，若不漸想。……云何如來禪？謂入佛地位自證聖智三種，……譬如明鏡，頓現衆相，而無分別，諸佛如來，淨諸衆生，坐心現流，亦復如是。……」

按愚夫所行禪，即坐禪三昧經之止觀（白骨觀），禪宗所取，亦即此愚夫所行禪也。（但至六祖亦取如來禪）又同書超一切量四句義云：

「超過四句；言四句者，但隨世間，而有言說；若超過四句而有言說，則如不女兒」。

按四句義即偈體，謂建立定義也。印文偈體，每偈三十二字母，每句八字母。所謂四句義者，謂解決問題之四方面或方法也，如生句，不生句；生不生句，非生不生句是也。超四句義，即根本取消問題之法也，禪宗每以超四句義為解決問題之方法，換言之即根本打消所有問題也。如所謂六祖傳法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是其實例。又如六祖所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乃是心動」，及人問「細子領下鈴誰解得」？六祖曰：「繫鈴人解得」。皆是不承認問題存在之意。

楞伽經諸方法，雖非禪宗儘曾採用（今日楞伽經已列於法相宗內），然其收效最宏者則為禪宗。

四者謂僧璨傳法一事，證據薄弱，似出偽託，吾人殊未能輕以置信也。景德傳燈錄翻摩騰傳之慧可，慧可傳之僧璨，僧璨傳之道信，道信傳之弘忍，弘忍傳之慧能，按道宣續高僧傳，無僧璨傳，其達摩慧可道信諸傳亦未覺及僧璨字。慧可傳稱可弟子那禪師，那禪師傳弟子慧滿，是僧璨實未嘗受法於慧可也。道信為道宣同時代人，苟道信與僧璨有傳說關係，道宣必能知之，但今觀道宣所作信傳，不獨未言傳法，且亦未提其人。傳末所述二不知名僧人，亦非僧璨，其文云：

「又有二僧，莫知何來，入舒州曉公山，靜修禪業，聞而往赴，便蒙受法；隨逐依學，遂經十年，師往羅浮，不許相逐。」

而禪宗中人據此片段記載，遂指不知名二僧合爲僧璨，且謂其受法於慧可，影射附會，抑亦勞矣！景德傳燈錄，於每代傳法，必詳述種種故事，示其神異。其述慧可傳法於僧璨云：

「……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其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與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大師，深器之，卽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傳燈錄卷三慧可傳)

此與達摩傳法於慧可一故事，同出一型：

「……(達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新臂吾前，求亦可得。師遂與易名，曰慧可。光(慧可原名神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傳燈錄卷三達摩傳)

非由僞託，何遽至是？又其述僧璨傳法於道信云：

「隋開皇十三年王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傳燈錄卷三僧璨傳)

其憑空捏造，更顯然也。慧可斷臂以見達摩事，愚按亦出僞託。道宣續僧傳慧可傳云：

「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僧不告人，後林(曇林)又被賊斫臂，呼號通夕，可爲治裏，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可裏？林曰：我無臂可不知耶？可曰：我亦無臂，復相怒。……」

可知慧可之臂，原非爲求法達摩而斷也。又支婁迦讖所譯雜臂喻經其第二故事，謂藥禪師方得定(坐禪)，弟子呼食，禪師不知覺，弟子乃縛之，亦不之知。蓋謂「人

得定意，柔糝如綿，在母腹中，亦然」。是知「以法御心，不覺痛苦」，乃禪家故事，慧可斷臂，疑亦有所仿也。

要之，禪宗歷史，多出偽託，有名真而年代及事實偽者，有事實真而名被攙亂者，有名字事實，兩俱偽造者，即僧璨及其傳法故事是也。

五者謂六祖傳法故事原亦有所仿製，其義理亦多襲之前人，六祖之功，不在於創發，而在於繼承也。弘忍傳法六祖事，今本壇經，言之甚詳，茲為節錄，然後繫論：

「……祖(五祖弘忍)一日喚諸門人總來，……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作偈成已，數度欲呈，……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祖師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祖曰：汝(指神秀)作此偈，未見本性……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慧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慧能)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慧能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書此偈已，徒衆總驚。……次日祖潛至碓坊，……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慧能即會祖意。三更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丁氏箋註本頁十四)

據此所述，則神秀偈為解決問題，慧能偈為打消問題，前者與禪宗方法無特別關係，而後者則適與禪宗妙法相合。但慧能此偈，原亦有所模仿，非創製也。道宣續僧傳曇倫傳云：

「汝繫心鼻端，可得靜也。(端禪師對曇倫語)。倫曰：若見有心，可繫鼻端，本來不見心相，不知何所繫也！

端禪師告曰：今汝學坐，先靜昏情，猶如剝葱，一重重剝却，然後得淨，倫曰：若見有葱，可有剝割，本來無葱，何所剝也！」

按曇倫為唐初人，死於武德末年，十三歲受法於端禪師(疑即靜端)端論次第觀，故



有剝葱引喻，與神秀偈義，適相符合，曇倫專取消問題，故所論與六祖偈語相合。神秀偈合菩提樹及明鏡二故事編成，下三句皆在明鏡，上一句實無着落，吾疑此亦六祖死後禪宗南派所偽託，非神秀固作也。

慧能雖常以超四句義取消問題，然其所述事例，亦皆有所摹仿，如今本壇經所述六祖在廣州法性寺論風幡一事，禪宗後人引為美譚，不知此亦出於仿製，非創作也，丁氏壇經箋註引五燈會元云：

「十八祖迦耶舍多尊者，聞風吹鈴聲，十七祖問曰：鈴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丁箋註頁十八）

此即六祖論風幡故事之所本。又禪宗傳法，必以傳衣為其象徵，今本壇經行由品云：

「祖（五祖）復曰：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丁氏箋註本十五頁）

按印度原無傳衣之俗，道宣續僧傳達摩慧可二傳，亦未言傳衣故事，意此亦李唐以後新興習俗。禪宗之採用此類儀式，或亦仿自三論宗也，續僧傳羅雲傳云：

「揚都道朗，感業興皇，乃（指羅雲）傾首法筵，鑽仰徽列，於時雲年十六，銳志前驅，問常無常義，衆咸嘉賞。朗乃以所披處衆贈之，自此名稱踰遠，所在傳之」。

此即三論宗傳衣故事，又續僧傳法敏傳云：

「明，即興皇之遺屬也。初朗公將化，通召門人，言在後事，令自舉處，皆不中意，……自屬明曰：如吾所舉，乃明公乎！徒侶千將，召明非一，皆曰義旨所據，未知何者明耶？朗曰吾座之東柱下明也，明居此席，不移入載，口無談說，身無妄涉，衆目驗明，既有此告，莫不惶惑，私議法師，他力扶矣！朗曰：吾舉明公，必駭衆意，法教無私，不容有隱，……朗曰：明公來！吾意決矣！……即日辭朗，領門人入茅山，終身不出。……」

按明法師與吉藏同時，按法朗（又稱道朗）弟子。法朗弟子行中，吉藏為最有聲，明法師地位不高，實無人識，與六祖為踏碓僧正相似，明受法以後，逃入茅山，亦與六祖逃回嶺南相似。吾疑六祖傳衣潛逃諸傳說，皆自三論宗所仿製；不然何偶然相似至此耶？（未完）

# 宋井欄顧衙復泉題記跋

顧元昌

歲乙卯，先君子營新第于嚴衙前之東，朱竹石觀察之故居也。方葺西院，余偕伯兄菊畦，叔第杏林，隨侍循視，瞥見一井，欄石盎然入古，剔藓摩挲，文曰「顧衙」[復泉]。先君子詔之曰：此卽葉年丈緣髮侍講所謂不于荒榛瓦礫中，竟不可得者。不圖發現一旦，物之顯晦，殆有時乎？遂相顧訢喜，安置以結衙草廬之東序，顏其室曰復泉山館，冀與杉濱橋管氏享泉對峙焉。

攷「復泉」之著于錄者，侍講以外，有程胤慶（樵衡）吳郡金石目，謂：

顧衙復泉井欄題記，紹定三年正書，在蘇門內望信橋邊。

馮棧分府志，金石門，誤入天賜莊義井題記，不知天賜莊另一義井，僅刻年月，並無題記，且其文駁澗不可辨，衣冠優孟，不可強同。

長子廷龍，喜究金石文字，因令攜氈墨，推拓全欄，諦宋釋讀。欄爲八面，每面三十五公分乘二十七公分。自復泉而左，次曰義井，再次則題記，小字畧有剝蝕，凡八行，字數不等。曰：

長洲縣，武丘鄉，彩雲里，春（下泐）

夫沈□□□爲

亡妻王氏二娘，桂名妙淨，享年三十歲，□

月二十日，爲生產在本家身亡，同父王□

□建造義井，普施十方，所得諸功德，

亡妻名妙淨承慈。

□□□□□□

紹定三年十二月日謹題。」

共占五面，程氏未嘗備載。

按題記，長洲縣武丘鄉云云，爲今之虎邱附近，不知此欄，何以轉展在綉谿，細

墓記中，生產下三字，似爲在本家身亡，同父王□□建造義井，疑武丘鄉爲亡者之夫家，亡者歿于母家，或在嚴衙前與天賜莊之間，其夫其父，同建井于此乎？抑嚴衙前原爲積慶寺前巷，民間浚井，必舍叢林，今寺廢而欄存乎？韓曾祖姑丈履卿部郎，謂宋元人造橋開井，多追薦而作，此亦其一也。惟「復泉」右面，刊曰「嚴衙」有「崇禎七年四月」字樣，程葉兩家均未之及，按圖索驥，夙聞顧桂里，麒，自常熟遷居天賜莊，研精經學，隱居教授，鄉設文莊。豈物爲所有，補識其氏歟？然無佐證，未敢臆定，姑志待攷。

夫井欄鑄字，始見于梁天監丙子，至趙宋而極盛，與六朝之結象，李唐之經幢，同用以資冥福。故宋欄之在我吳中，至今存可十數，其題記輒曰「施舍」，而以亡于產者，爲尤兢兢。今俗稱婦人多生育，亡後須入血湖池，池有高城以扃固，永墜冥劫。于是僧道粘綵紙爲城；調水糖爲湖，衣鉢袈裟，戟指詛咒，旋即剷其城；嚼其水，以爲池潤而靈超脫。與前人造井之義，若合符節。往時民俗，不見載籍，執此例彼，方弗十一，宜古物之可寶也已！

吾家井欄，楚失楚得，樂石瓦緣，似有前定。惜不克侍講而一與質證！

余自丁巳迄今，幾更愛卹，不遑筆札，越十有五年，始屬兒打而出之，識其殿最。回憶恭聆庭誨，不復可得，執筆爲之泫然！己巳十一月，顯元昌書于復泉山館，子廷龍廷鳳侍。

# 中國文化演進史觀序言

陳安仁

「有世界之進化，有國家之進化，有物質之進化，有物類之進化，有人類之進化，宇宙不論幾京埃億兆年，而進化之現象日益演，進化之動機無時息，進化之勢力挾排山倒海之巨觀以奔赴，當哉皇哉，鹹浩浩蕩蕩，無能決其究矣。」此十五年前予於人類進化觀一書緒論中開宗明義之旨也。自十八世紀康德(Kant)與拉卜拉斯(Laplace)論星雲假定之理，法國拉馬克(Lamarck)論生物進化之說，英國華列斯(A. R. Wallace)論物類變遷之勢，達爾文(Darwin)論機體進化之義以來，進化論旨，燭照於世，不特為科學界一種思想，而其範圍則能周括宇宙萬種之事理。夫文化者，人類生活表現之總體也，又為人類在物質與精神中互相推演之動的現象也，不能逃出於進化範圍之外。古今來世界並立之國家多矣，卒之傾圮破裂，遺蹟微存，為後世所憑弔者何耶？古今來芸芸總總之儔，布衍種胤，以長以育者多矣，卒之為天演淘汰而泯滅無聞者何耶？一言以概之曰：文化之停頓湮滅有以召之也。近世國家學者，言國家之要素曰土地人民主權，必於斯三者有安全獨立，而後足以當國家之名實也，詎知土地人民主權安全矣，而文化不能安全；土地人民主權獨立矣，而文化不能獨立；亦遂足以當國家之名實乎，近世帝國主義者急於侵畧弱小國家，弱小國家被侵畧之後，土地已失，主權並喪，人民亦為牛為馬，而帝國主義者尤且汲汲皇皇以消滅弱小國家民族之文化，吁！可怖哉。文化之停頓滅亡，誠國家與民族衰落淪沒之朕兆也。中國立於大地，自有史以來，已五千餘年於茲矣；在此五千餘年之歷史，中經朝代之變更，帝王之遞易，內亂之債興，奸雄之割據，異族之入主，禍災之疊至，倘能堅持而不致敗墜者，有五千餘年潛滋暗長之文化勢力以為礎石，斯不致國命陷於飄搖欲絕之境也。然而此亦不可長恃也！歷史家嘗指示民族之新生時代矣，民族之新生時代，是常少壯而不衰老之謂也；民族之少壯者，其於文化，常呈蓬勃復興之景象；民族之文化常呈蓬勃復興之景象者，民族之精神興事功亦丕著而

臻於光榮燦爛之時代；寢假而衰老矣，則文化不能推演進行；文化不能推演進行，則國家社會民族必受影響而毫無活氣，甚或死氣沉沉，生機斷盡，即古人所謂哀莫大於心死之謂也；是故評斷一國民族之盛衰，常可以文化之盛衰而推測之；評斷一國文化之興毀，常可以民族之興毀而證驗之；今後中國之文化尙可綿延繼續於兩間否耶？今後中國之文化尙可安全獨立，而不致爲外侵勢力所消滅否耶？是在於民族之奮鬥復興以繼往開來。中國幾千年來之文化，有其史的價值，此具有史的價值之文化，當保全之發展之；歐美數百年來之文化，亦有其史的價值，此具有史的價值之文化，當移植之吸收之，然而此移植吸收之力量，又常依國民之經濟環境以爲衡也。寢假國民經濟之組織，日陷於破裂，經濟之地位，日陷於搖動，經濟之生產，日陷於墮落，經濟之生活，日陷於奇窘，雖欲移植之吸收之，亦不可得，是故評斷一國家一民族文化之盛衰，常可以經濟之盛衰而推測之；評斷一國家一民族經濟之興毀，可以文化之興毀而證驗之。在現代西洋文化中，具有希臘文化猶太文化羅馬文化之質素，願西洋文化具有移植吸收之效用，故能成爲現代化合的新異文化也；在現代中國文化中，具有漢族基礎之文化，與歷史上環住各民族文化之質素，願此種經過混合而成爲整固的優異的文化，當保全之發展之，同時西洋新異之文化，當移植之吸收之，以期創造世界未來的新文化。來者方張，中國現代之文化，其又安可限制耶？中國將來之文化，其又安可預測耶？予近來探究中國現代文化，從演進的歷史觀，根據經濟的民族兩條件，以資證驗，區區約十萬言之論著，如滄海一滴，未足以概其全，亦可知也。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 漢代樂府校釋

王 越

## 序例

一，漢代樂府，年湮代遠；傳錄翻刻，每多譌誤。茲在可能範圍內，取宋元明刊本，或影印善本，加以比勘。他如明代以前之類書，及李善文選註，章懷後漢書註，歷代詩話，樂府解題等書，凡有徵引漢代樂府者，俱盡量鈎稽，一一校讐。誤者正之，兩可者並存之。章實齋曰：古人校讐，於書有譌誤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於其下，其兩說可通者，亦兩存其說。竊師此意；以求真實。

二，判別正謬，一取乎古訓之所安，初不奉任何版本爲準繩。蓋版籍之謬不特近代爲然，卽宋槧亦不免。（見渭南文集跋歷代陵名）。明代以還，詩歌總集。多輾轉翻刻，不加審釋。以謬傳謬者，難於徧舉。茲在漢代樂府範圍內，加以釐正。

三，隸書變篆，已往往不合六書，後代俗體繁興，於筆畫任意增減，末流所屆，竟或認俗體爲正，正反爲俗。此皆有待辦正。至字體異狀，而於說文或古文或石經足徵者，卽不加深辨。（如明明等）

四，古代文字，常多假借；或引伸本義，或比况口語，或音變相段，或同音通借。其存乎聲音者，苟不明古音，每致誤認假借之字爲謬字。紀氏玉臺攷異，卽不免此弊。茲於樂府音近相段之字，準古音以求之，援古籍以證之，其於古無徵者，則寧闕疑。

五，本書以汲古閣樂府詩集爲底本，所校釋者，祇限於異文。各本相同之字，概不置論。四庫本之供校勘者，有樂府詩集古樂府二種。其可信價值甚低，聊資參照云爾。

六，本書校釋祇限於漢代樂府之辭句明顯者；其聲辭雜寫，意義晦塞者，後人妄加詮釋，諸多附會，茲概不置論。又琴歌諸什，俱出後人僞託，亦概弗闕入。

## 相和歌辭

相和曲

江南

江南可採蓮，蓮藝文類聚草部引作荷，越按荷字義亦通。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御覽鱗介部七所引，無末二句，蓋省文也。白帖一百引古詩曰：魚戲蓮葉下。

東光

東光乎，廣文選八代詩乘四庫本古樂府作平，梅氏曰：平榧叶韵，疑平是(下同)。倉梧廣文選明本古樂府作蒼，越按倉通蒼，見郊祀歌練時日，下同。何不平。倉梧明本古樂府作桐，誤。多腐粟，無益諸軍糧。諸軍遊宋書作游，越按遊乃游之俗，蕩子，早宋書作蚤，越按古籍多段蚤爲早。行多悲傷。

薤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初學記禮部。御覽禮儀部三十一及中華古今注引作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通志樂畧所引首尾二句與此同，中句露晞作薤露。古今注所引首尾二句亦同，中句引作露晞明朝還復滋。

蒿里

蒿里誰家地，聚歛魂魄御覽禮儀部三十一引作精魂，中華古今注引作精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初學記禮部引作摧。越按摧通催，見高氏說文字通。促，人命樂府古題要解通志樂畧人命作乃今不得少踟躕。

雞鳴

雞鳴高樹巔，宋書及通志樂畧作顛，越按巔乃顛之俗。狗吠深宮通志樂畧引作巷。中。詩話總龜故事門引此二句，次序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協入代詩乘作弱，悞。正亂名。黃金爲君門，壁入代詩乘作碧。玉爲軒闌明本古樂府入代詩樂無闌字。堂。上有四庫本樂府詩

集無有雙樽宋書作尊。越按廣韻尊字下云，從土，從缶，從木，均後人所加。酒，作使邯鄲倡。劉王宋書作玉

；誤碧青覽，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開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路宋書作道。旁。黃金絡馬頭，頰頰

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旁。白帖十引古詩曰，桃李生井旁。藝文類聚菓部引作李生桃樹旁。

蟲來齧桃根，御覽菓部四引作蟲來食其桃，誤。李樹廣文選作桃，誤。代桃僵，宋書作僵，御覽菓部四所引同。越按

呂覽貴卒篇註，僵，樹木身相代，兄弟藝文類聚果部御覽菓部四引作骨肉。還相忘。

### 烏生

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喑，初學記烏部引作昔，誤。我秦氏家有遊宋書

作游，初學烏部所引無游字。越按遊為游之俗，見郊祀歌天馬。遨蕩子，工用睢陽疆宋書作强。越按李氏說文辨字正俗曰，弓

部疆，弓有力也。虫部曰强斬也；籀文作疆。力部曰，勢迫也，古文作彊。按疆訓弓有力，引伸為凡疆力字。强即爾雅之强蟬，强斬；彊是孟子彊而後可字，今俗

多通用强疆二字，而不辨其偏旁文義之同異矣。蘇合彈御覽兵部八十一引此數句為烏生八九子，秦氏桂樹間，秦氏家有遊蕩子，立用睢陽彊丸。

左手持疆宋書作强。彈兩丸，出入烏東西。喑，我一丸即發中烏身，

烏死魂魄飛揚上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巖明本及四庫本古樂府作高，廣文選作

窟。越按字當作窟，巖通巖，見孔氏說文疑疑，高氏說文字通。石間，喑，我人民安知烏子處，蹊徑窳

窳安從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脯。宋書在此字下，尚衍一哺字。

喑，我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復得烹宋書作亨，越按亨即烹即宮，詳各字書。羹之。鯉魚

乃在洛水深淵中，釣廣文選作鈞。越按鈞鈞二字雖通訓，但此處以鈞字為合。鈞尚得鯉魚口。喑，



我人民生各各有壽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

平陵東

平陵東，松柏桐。御覽本部三引作同。按同乃桐之同音假借字也。左不知何傳成二年蕭同叔子，史記齊世家作桐，是其證。

人劫宋書作劫，藝文類玉木部引作劫，廣文選詩紀作劫，藝文類聚獸部所引同。越按字應作劫，說文人欲去以力骨止曰劫。作劫劫劫者俱俗。說見邵氏說文

解字羣經正字，及朱氏說文通訓定聲。御覽木部三引作卻，誤。下同。

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慟。廣文選作側。越按側通側，見朱氏說文通訓定

聲。心中慟，血出漣，歸告我家賣黃犢。

陌上桑三解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藝文類聚樂部引作海。

。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自言名羅敷。御覽羅敷意宋本及叢刊本玉臺詩紀作善，人事部二十二初學記人部所引同。羅敷意白帖八十二初學記人部，覽人事部二十二所引同。宋書九代樂章明本古樂府作喜，藝文類聚樂部所引同。御覽服章部十二器物部九引作好。紀氏玉臺新詠攷異謂字應作善。越按說文，意，說也。段註曰，意與嗜義同與喜樂義異。然古亦有通用喜者，除段氏所舉之例外，並詳各字書。從本文觀之，意(或通用喜)善二字，俱可，紀氏之言失之固。

蠶初學記人部，白帖八十二引作採。御覽服章部五引作善。叢刊本玉臺作蚕。越按雷氏說文外篇曰，蚕，釋蟲，蟬蚶堅蚕，說文無堅字，蚕字阮本如是，毛本作蠶。

案蚕地與反，其音非蠶字。御覽服章部宋書作采，初學記人部所引同。越按採為采之俗。桑城南隅。

素絲為籠係，廣文選九代樂章作繫，玉臺攷異作系，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繩，初學記人部，藝文類聚樂部，白帖八十二，御覽人事部二十二，器物部九

所引同。越按繫係係三字俗通，見桂枝御覽布帛部一引作柱，越李氏說文辨字正俗，繩字義亦通。按柱與枝通，見蒼頡篇。為籠鉤。頭上倭

藝文樂部引作倭，御覽人事部二十二引作髮，初學記人部引作髮。越按古者多同音假借，倭倭俱從委得聲，故二字可通。作髮者誤。蓋倭墮連文訓髮，不應作髮墮。髮為後人所增之字。集韻髮，郎果反，音裸。類篇髮，髮髮貌。劉禹錫有髮髻梳頭宮樣粧之句。

隨宋書作隨，叢刊玉臺作隨，越按隨隨隨隨，古音俱在歌部，三字蓋音近相假也。髻，耳中明月珠。九代樂章作雙明珠，殆係聽改。紺

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綠，綺爲下帟。明本古樂府廣文選，詩紀，九代樂章作裙；御覽服章部十二作紺。北堂書鈔衣冠部，初學記人部所引同。叢刊

本玉臺作裳，初學記服食部，白帖八，御覽服章部十二，十三，布帛部三，所引同

。宋本玉臺作裾，越按裾即裾之或體作裾者誤。紫綺白帖八爲上，御覽服章部十三引作下，誤。襦行宋書叢刊本玉臺作觀。者見

羅敷，下擔。宋書作擔，叢刊本玉臺作擔，越按說文擔何也。擔或擔之或體。作擔者誤。然經典相承，多有此誤。擗髭宋書作

文，額口上須也，從須此聲。宋書作須，越按鬚爲須之俗。少年見羅敷，脫帽

作巾初學記人部所引同。御覽服章部五引作巾，越按巾乃巾字之誤。釋名，巾，謹也，

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風俗通儀禮巾，所以飾首。此皆指頭巾，故巾字義亦通

。著宋書作箸，越按箸與著通，見王國瑞釋箸。叢刊本玉臺作幘，後漢書周黨傳章懷注所引同。御覽服章部五引作綰，初學記人部引作幘。越按幘與

綰通，見鈕氏說文新附攷，王氏說文拈字。毛氏說文新附通誼！謂幘幘幘皆當作綰

。鄭氏說文新附攷則謂幘幘幘皆漢時字。據此：幘幘綰三字俱可通。又按廣韻幘字

下云，幘頭，周武帝所製裁幅巾出四脚以幘頭乃名焉，亦曰頭巾，房玉切。據此幘頭

起於後周，漢無此物，作幘頭者誤。頭。耕者忘其犁，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耕。鋤玉臺改異云，初學者忘

其鋤。初學記人部引作鋤。越按鋤爲鋤之俗。來歸相怒怨，宋本玉臺作來歸相喜怒，叢刊本玉臺作來歸自相喜，俱誤。八代詩乘作來歸

相怒怨，但坐觀羅敷。解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宋書作時躕宋本義可通。玉臺作時踟。越

按踟應作躑躅與時躑義同。九代樂章一使君遣使三十年使走問諸朝釋文本作使，據

此，使更二往問是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此。誰家妹。秦氏有好女，叢刊本玉臺作答云秦氏女。

自名爲羅敷。叢刊本玉臺作且言名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尙不足，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二十尙

未滿藝文類聚樂部引作二十尙未然。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否？羅敷前置

廣文選九代樂章明辭，宋書作詞，藝文類聚樂部所引同。越按辭與詞之區別，本古樂府作致。段氏已詳辨之。惟二字之通，由來已久，詳徐氏說文

解字注箋，及朱氏說文通訓定聲。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sup>二解</sup>東方千餘騎，夫婿

居上頭，何用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以，越按二字義通。識夫婿，白馬從驪駒。御覽布帛部作白馬

紫驪駒。越按說文驪，馬深黑色。小爾雅廣詁，驪，黑也。後漢書李忠傳，即青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服賜之。注云，馬色黑而青曰驪。據此作紫驪駒者誤。<sup>青</sup>

絲繫馬尾，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素絲繫馬尾。越按蕭綱採桑詩，有可憐黃金絡，復以青絲繫，必也為入時，誰令畏夫婿，之句。則句應作青

絲繫馬尾。黃金絡宋本玉臺廣文習作駱。越按駱段借為絡，見前漢書王莽傳，後漢書郭汲傳，及王褒洞簫賦。馬頭。腰中宋本及叢

刊本玉臺鹿盧劍，可值宋書宋本玉臺及叢刊本玉臺作直。越按值直二字通。鄭風柏舟，釋文引韓詩曰，直相當直也，今作值。

千萬餘。十五府小史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九代樂章作吏。越按史吏二字古代原無甚區別，自小篆出，其界始顯。此處字應作吏。徐伯

陽日出東南隅行，妾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潔。越按玉篇水部無潔字，冰部有潔，注云，俗皁字。廣韻潔，注云，潔，清也，經典通用潔。鈕氏說文新附攷云，蘇釋載漢碑通作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

人潔潔，惟祝陸後碑躬潔冰雪。則漢時已有此字。白皙宋書，古樂苑，八代詩乘作皙。藝文類聚樂部引作皙。皙九代樂章作皙。四庫本樂府詩集作皙。越按說

文皙，昭皙，明也；從日，折聲。皙，人色白也；從白，析聲。徐諧引古樂府曰，

為人頗白皙也。故此字應作皙。皙皙皙皆誤。爾雅皙，白也。乃誤以皙為皙。經典

相承，及誤髮鬚宋本玉臺作鬚，叢刊本玉臺作髯。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

冉府中趨。明本古樂府作趨，越按隸書趨或作趨，二字通用之例，詳陸氏釋文及邵氏說文解字羣經正字。張氏五經文字謂趨從辵，作多者誤。九

代樂章趨趨坐中數千人，皆云天婿殊。三前有豔歌(宋書作詞曲，後有趨。解

吟歎曲

王子喬

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遊，參駕白鹿雲中遊，下遊來，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遊遊，上建逋陰廣里踐近高。結仙宮，

過謁三台，東遊四海五嶽山，明本古樂府廣文選詩紀作上。過蓬萊，紫雲臺。

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聖嗣明本及四庫本古樂府廣文選詩紀八代詩乘古樂苑作朝。應太平，養

民若子事父明，當究天祿永康寧。玉女羅坐吹笛簫，嗟行聖人遊八極，鳴吐銜福翔殿側。聖主享萬年，悲吟皇帝延壽命。

平調曲

長歌行

青青四溟詩話引作灼灼。園中葵，朝露待宋本及元本文選注云；善作行字。日晞。九代樂章作稀。藝文類聚樂部引作晞。越按說文，晞，乾也；從日希聲。稀，疏也，從禾希聲。晞，

創肉反出也，從肉，希聲。晞稀晞離同聲，但段借之例難徵，稀晞二字，殆係字誤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宋本文選及文章正宗作暉。越按暉為輝之俗。席氏讀說文配曰，暉周易誤作暉，屬

禮誤通暉。但此二字之通，見於書傳者不少。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

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元本文選文章正宗作乃。越按徒猶乃也，詳王氏釋詞。傷悲。

仙人騎白鹿不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來到主

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八代詩乘無一字，詩紀注云，一有一字。日康

彊。廣文選作髮白疆，誤。更黑，延年壽命長。八代詩乘在白字下有一復字。詩紀同。惟注云一無復字。

峩峩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思，遊子戀所生。驅車出

北門，遙觀洛陽城。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

咬咬弄音聲。李善文選注，橋叔夜贈秀才入軍詩引古歌曰；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佇立望西河，泣

下沾羅纓。

藝文類聚人部引魏文帝明津詩曰，遙遙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懷，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遙望河陽城。

### 猛虎行

飢不從猛虎食，暮李善文選注陸士衡猛虎行引作莫。越按莫暮古今字。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

###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文章正宗作履，越按履本體作履。李下

不正曹子建集作整，御覽果部五所引同。(惟服章部十四作正)。白帖九十九及十二所引亦同，云引自文選。越按宋本及元本文選俱作正。又按整與正通，見

朱氏說文通訓定聲。冠。嫂叔不親授，長幼本或作幼。越按說文，幼，少也；從女從力。勅氏說文解字羣經正字曰，此字

經典固多不訛，然往往有從刀作幼者，當以說文爲正。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

下白屋，吐哺不及餐。藝文類聚樂部引作滄，廣文選作殮。越按說文，餐，吞也。從食，叔聲。滄，餐或同水。邵氏說文解字羣

經正字曰，餐滄一字也，俗更有作滄者，卽滄字之譌。又按爾雅釋言，餐，餐也；釋文作滄，云，本又作餐。(殮應作餐，詳王氏蛾術篇說字，及邵氏說文解字羣經正

字。)據此，一沐三握髮，後世藝文類聚樂部引作人。稱九代樂章作稱。越按字應餐餐字通。稱爲稱之假借字。

聖賢。

曹子建集載此詩，藝文類聚樂部，亦以爲曹氏所作，竝無嫂叔不親授至和光甚獨難四句。

### 清調曲

#### 豫章行

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上葉摩藝文類聚木部引作拂。青雲，下根通黃泉

。涼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我四庫本樂府詩集臆補爲心字。何皎皎，梯落

□□。四庫本樂府詩集臆補爲葉漸傾三字。根株已斷絕，顛倒巖石間。大匠持斧繩

，鋸墨齊兩端。一驅四五里，枝葉自詩紀八代詩樂在自字下有一相字。捐□□□□

四庫本樂府詩集臆補 會爲舟船燔。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  
爲棄捐勿復道五字。

多謝枝與葉，何時復相連。吾生百年□，四庫本樂府詩集臆補事字。自□□□

四庫本樂府詩集臆補「與浮雲」三字。俱。何意萬人巧，使我離根株。

### 董逃行五解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峻樂府古題要解通志樂畧引作險。越按峻爲險之俗。大難言。明本古樂府廣

文選詩紀作道路難，通志樂畧所引同；宋書作大難，無言字。遙望五嶽端，黃金爲闕廣文選作關，誤。班璘。

四溟詩話作嶠越按字應作璘。但見芝草，宋書作紫芝。葉落紛紛。二解百鳥集，來如煙。山

獸紛綸麟辟邪，其端鷓鴣聲鳴。但見山獸援戲相拘攀。二解小復前

行玉堂，未心懷流還。傳教出門來，門外人何求。所言，欲從

聖道求一得命延。三解教敕古樂苑作勅，越按字應作敕，詳安世房中歌。凡吏受言。採宋書作采。越

按採爲采之俗，見陌上桑。取神藥苦木，宋書作水，誤。端。白玉。詩紀作兔長跪擣藥蝦蟇丸

。御覽獸部十九，引作採取神藥山之端，白兔搗成蝦蟇丸，（仿宋本及明本御覽作丹。）奉上陸（明本及仿宋本御覽作展。）下一玉杵。

服此藥可得神宋書作卽，誤。仙。四解服爾神藥，莫宋書不作無不廣文選無不字，誤。歡喜。陸

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

守五解

### 相逢行

相逢狹路間，道隘藝文樂部引作隘，誤。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如何兩

少年，紀氏玉臺攷異謂梁簡文帝春情雜句詩，有兩童挾車間不已之句，正用此典。

越按紀氏之言，恟恍無據。蓋長安有狹邪行，有適逢兩少年，挾穀聞君家之句，安

知蕭綱非聽。夾 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挾。越安釋名，挾，夾也，在旁也。夾與挾用此典乎。通，又見朱氏說文通訓定聲。徐氏說文解字注箋，謂夾別作挾。

轂間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初學記人部作悠思。復難忘。黃金爲君門，

白藝文類聚樂部引作璧。越按白玉黃金乃對舉之辭；作璧者誤。玉爲君堂。堂上置樽九代樂章作尊。越按樽爲尊之俗，說

見雞鳴。酒，作使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使作。邯鄲倡。叢刊本玉臺作娼。越按說文，倡，樂也。段注謂倡卽俳。王氏說文拈字，

謂倡俗作娼。中庭御覽居處部四作引庭中。生桂初學記入部引作奇。樹，廣文選桂樹二字誤倒。華燈宋本玉臺作鏡。

叢刊本玉臺作燭。越按燈爲鏡之俗。燭字義亦通。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

李善文選註徐敬業古意洲到長史漑登琅琊城時，引作中子侍中郎。紀氏玉臺攷異同。五日一藝文類聚樂部引作因誤。來歸叢刊本玉臺作

遊。道上自生光。黃金絡宋本玉臺及廣文選作駱，越按駱段借爲絡，見陌上桑。馬頭，觀者盈道旁

。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觀者滿路旁。李善文選註鮑照結客少年場行，引作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旁，殆卽誤引此詩。入門時

藝文類聚樂部引作一。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廣文選漏此二字。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音聲何嚶嚶，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羅綺。中婦

織流黃。小婦無所爲，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作。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

調絲方未央。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調絲未遽央。藝文類聚樂部引作調弦未遽央。九代樂章作調絲殊未央。越按未央，未遽央，未渠央，俱

漢人常語，義竝同，猶言未已也。

紀氏玉臺攷異謂「無所爲」御覽引作「無所謂」，誤。「安坐」御覽引作「徐徐」，「未遽央」。御覽引作「遽未央」誤。越按御覽所引者爲長安有狹邪之句，紀氏不察，以此詩實之，誤矣。

### 長安有狹邪行

長安有狹邪，狹邪不容車。適逢兩少年，挾各本多作夾。越按夾挾通訓見相逢。

穀問君家。君家崇文本樂府詩集作安，誤。新市傍，易知復難忘。廣文選作太，誤。

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婦織綺紵，一作羅，御覽資產部六布帛部三引作羅。中婦織流黃。小

婦無所爲，仿宋本影宋本聚珍本御覽布帛部三引作作，明本御覽資產部六引作謂。越按謂通爲，見王氏釋詞。挾明本御覽資產

部六引作携，布帛部三引作携，越按携爲携之誤。琴影宋本御覽資產部六聚珍本御覽布帛部三引作瑟。上高堂。丈夫

仿宋本御覽資產部六，引作夫人。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明本仿宋本聚珍本御覽資產部六引作調絃遽未央，影宋本御覽資

產部六引作調絃未邊央。

瑟調曲

善哉行六解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二解經歷名山，芝草

翻翻。藝文類聚引作翩翩，誤。仙人王喬，奉藥一丸。二解自惜袖短，內九代樂章作納，越按說文內

，入也，從門自外而入也。邵氏說文解字羣經正字曰，古出納之納亦卽作此，今經典多作納，…經典亦有作內者。據此納內二字通。

無靈輒。以報曹子建集作救，藝文類聚樂部所引同。廣文選在報字下，衍一道字。趙宣。三解月沒參橫，北

斗闌干。親交曹子建集作友，藝文類聚樂部初學記人部所引同。在門，飢不及飧。四解，初學記人部引作忘寢與餐。越

按字應作飧，或餐；見君子行。歡日尙少，戚日苦多。以何明本古樂府詩紀作何以。忘憂，彈箏

酒歌。五解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九代樂章作間，六解。

隴西行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



色正敷愉。廣文選作賦。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堂上，坐客

甌甌甌甌御覽服用部十引作請客。清白各異樽，酒上一作上。紀氏玉臺攷異曰，樂府詩集，酒上作酒止。

正華疏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疏，廣文選詩紀作疏。越按字應作疏。酌酒持與客，容言主人持。却略

再拜跪，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宋本玉臺作竟。左顧敕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勅。御覽居

處部十四引作賴。越按勅爲敕之誤。中厨。促令辦麤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饈。越按麤通作粗，俗作麤。

餅，各本多作飯。越按說文無餅字，字林別出餅字，分餅飯爲二。釋文以餅爲正字，飯爲俗字。九經字樣則謂飯作餅者說。越按古無輕唇音反卡古音通，故二字

實卽一字餅，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盈府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庭。中趨明本

古樂府作趨。越按趨趨通，見陌上桑。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齊姜

亦不如。健各本多作健，是也。婦持門戶，一勝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勝一，明本古樂府廣文選詩紀八代詩乘作亦勝。越按

作一勝一。宋本及叢刊本者誤。玉臺作大。丈夫。

### 步出夏門行

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技。過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攬轡爲我御，

將吾上天遊。詩紀九代樂章作將吾天上遊。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

生，青龍對伏趺。

九代樂章青龍對伏趺之下，尙有鳳凰鳴，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四句。

### 折楊柳行四解

默默施行違，厥罰隨事來。末廣文選作妹。越按御覽皇王部七所引與此同。列女傳七，漢書人名表，北堂書鈔帝王部，

御覽皇親部。漢書人名殺龍逢，桀放於鳴條。一解祖伊言不用，紂頭

懸。宋書作縣。越按說文，縣，繫也，從系持省，徐鉉等曰，此本是縣挂之縣，借為州縣之縣，今俗加心，別作懸，義無所取。白旄。指鹿用

為馬，胡亥以喪軀。二解夫差臨命絕，乃云負子胥。戎王納女樂

，以亡其由余。璧明本古樂府作璧誤。馬禍及虢，二國俱為墟。三解三夫成市

虎，慈母投。宋書作投，越按字應作投。杼趨明本古樂府廣文選作趨。越按趨趨二字通，見陌上桑。卞和之刖足，

接輿。宋書作歸草廬四解

### 西門行六解

出西門，步。樂府古題要解注云步一作少。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一解夫為

樂，為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宋書無待字。來茲。二解飲醕酒

，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三解人生不滿百，常懷千

歲。樂府古題要解引作載。憂。晝短而。宋書同，惟各本多作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宋書作游。越按為

遊之俗，見郊記歌天馬。四解 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

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五解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

惜費，但為後世嗤。六解

### 右一曲晉樂所奏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逮為樂，當及時。

何能愁怫鬱，當復待來茲。釀美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

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白帖十四引作遊行去去如雲除，弊車羸馬爲自儲。  
游，下同。

右一曲本辭

東門行四解

出東門，不顧樂府解題樂府古題要歸。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

，還視桁上無懸宋書作縣，越按懸乃一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

他宋書作宅。越按他它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餽藥。共餽藥，上用

倉浪天故，下爲黃宋書作說口小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

自愛莫爲非。三解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行吾去

爲遲，平慎行，望君歸。四解

右一曲晉樂所奏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

無懸衣。李善文選註左太冲詠史詩，引古出東門行曰，盎中無斗米，架上無懸衣。 拔劍東門去，舍中兒

母四庫本樂府詩集及古樂府作女，詩紀注云，母一作女。 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

共餽。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今非咄行，吾去爲遲。白髮時下難久居。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畔宋本及叢刊本玉臺蔡中郎集作邊。宋本及元本文器，草，縣縣詩紀注云善本作邊。紀氏以爲字應作邊，詳玉臺攷異。

本古樂府作縣；樂府古題要解藝文類聚樂部所引同。越按綿乃縣之俗。 思遠道遠。遠道不可思，宿宋本及元本文

選作夙，注曰，五臣作宿。 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九代樂章作覺來。在他宋本文選作佗，越

按段氏曰，小雅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傳曰，佗加也，此佗本義之見於經者。佗之俗字爲駝爲馱。隸變佗爲他，用爲彼之稱。

鄉。他鄉各

異縣，展轉不相九代樂章詩紀八代詩乘選詩補注四庫本古樂府作可。宋本及元本文選同，惟注云五臣作相。見。枯

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嬾，誰肯相爲藝文類聚樂部引作與。越按與爲

通見王氏釋詞。言。客從遠方來，遺御覽鱗介部八引作贈。四溟詩話引作寄。我雙鯉魚。呼兒

八代詩乘九代樂章選詩補注作童，亮夷白齋詩話引作童。鯉魚，中有尺素書。長

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書上意何如。白帖三十五引作素書意何如。御覽文部十一引作書中意何

如。宋本文詩選覽作尹。上言宋本及元本文選，宋本及叢刊本玉臺蔡中郎集詩紀八代詩乘選詩補註明本古樂府九代樂章作有。藝文類聚樂部所引同。下同。

加餐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殮，藝文類聚樂部御覽文部十一引作。越按殮應作餐，與餐通。滄應作滄即餐字。並見君子行。飯宋本及元

本文選作食，下言長相憶。叢刊本玉臺作思，藝文類聚玉臺攷異同。樂部白帖三十五所引同。

### 上留田行

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問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

### 婦病行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翻翻。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飢且寒。有過慎莫笞答，行當折搖，思復念之。亂曰，抱時無衣，襦復無裏。閉門塞牖舍，孤兒到市。道逢親交，泣坐不能起，從乞求與孤買餌；對交啼泣，淚不可止。我欲不傷悲，不能已。探懷中錢持授，交入門，見孤兒八代詩乘無兒字。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復爾耳，棄置勿復道。

### 孤兒行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菲。明本及四庫本古樂府作扉。詩紀注云，非一作扉。越按字應作扉。說文繫傳，扉，履屬。非乃

扉之段借字，詳王氏讀書雜誌。 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月廣文選作心

中愴欲悲，淚下漉漉，清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興明本四庫本古樂府詩紀作興。校計。亂曰，里中一何譎譎，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雁門太守行

古辭

宋書作洛陽行雁門太守行 古詞八解 馮氏詩紀匡謬謂洛陽行是此詩之題，雁門太守行爲此篇之調，不應刪洛陽行三字。

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宋書無民，少。宋書作小蜀字。越按少

小通訓，見朱氏說文通訓定聲章氏文始。 行宦廣文選作官。越按高氏說文字通曰，古文守字，或從宀或從寫則身臣通用。據此官宦亦可通。學

通五經，宋書作繪，誤。論。一解明之法令，歷世衣冠。從溫補洛陽令，治

行致賢。擁護百姓，子養萬民。二解外行猛政，內懷慈仁，文武

備具，料民富貧。廣文選富貧二字誤引倒。移惡子姓，宋書姓字下有名五二字，後漢書王涣傳注所引同。

篇著宋書作著，越按著著通，見王國瑞釋著。里廣文選作理，明本及四庫本古樂府作異，俱誤。端二解傷殺人氏伍同

罪，宋書作擧。越按字應作擧說文曰擧，犯法也；從辛自。秦以擧似皇字，改爲罪。對門禁整宋書作備。越按說文，鏡屬鑿殺也。俱與

下文之意義不貫。黃先生漢魏樂府風箋謂整擧矛疑矛之誤。矛八尺，捕輕薄少年。加笞決罪，宋書作擧。

詣馬市論。四解無妄發賦，念在理寃救赦，詳安世房中歌。吏正獄，

不得苛煩。財用錢三十，買繩禮越按禮理可通訓。竿。五解賢哉賢

哉，我縣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宋書作功越。按字應作功。曹主簿，

皆得其人。六解臨部居職，不敢行恩。青廣文選同，惟各本作清。越按釋青也。白虎通，清明者，青芒也。據此青可通清。身苦體，夙夜勞勸。治有能名，遠近所聞。

七年不遂，早宋書作蚤。越按蚤段借爲早，見東光。就一作就(?)四庫本樂府詩集注云，一作別。奄昏。宋書作昏

越按說文，昏，日冥也，從日，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聲。段注謂「一曰民聲」四字爲淺人所增。凡許書昏聲之字皆不從民，有從民者訛。此爲段氏之偏見，錢大昕苗夔陳詩庭諸人之說，可參證也。

爲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世，莫不稱傳。八解

右一曲晉樂所奏

豔歌何行四解一曰飛鶴行，樂府題要曰，亦曰飛鶴行。

宋書作白鶴 豔歌阿管一曰飛鶴行

飛來雙白鶴，樂府古題要解通志樂略引作鶴。越按王引之經義述聞，丞培元說文引經證例，俱謂鶴字古多與鶴通。惟王筠說文拈字謂此爲字之

誤，二字不宜通。乃一作從西北來。明本及四庫本古樂府八代詩乘四庫本樂府詩集詩紀作方。十五五羅列

成行。二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

宋書作妻同。越按徘徊爲藪回之俗。二解。吾欲銜九代樂章作御誤。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

去，毛羽何摧績，詩紀作頽。越按頽乃績之俗。三解。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

躑宋書作躑。躑躅躑宋書九代樂章作躑。越按二字相通，見朱氏說文通訓定聲。願羣侶，淚下不自知。四解念

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詩紀作萬歲期延年。念以下爲邊。宋書在趨字下有「曲前有」三字。明本廣文選所載辭句與此大略相同，惟「吾欲嚙汝去」作「吾欲齧汝出」

「踟躕願羣侶」作「踟躕願羣侶」「延年萬歲期」作「萬歲期延年」，斯其異也。

叢刊本玉臺雙白鶴曰：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十十將五五，羅列行不齊。忽然卒被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嚙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玉臺攷異作將）自汝去，羽毛日摧頽。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踟躕（宋本玉臺作詩躑，玉臺攷異作詩躑。）願羣侶，淚落縱橫垂。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詩紀所引廣文選飛鶴行，辭句與此畧同，惟「反顧」作「返顧」，「嚙汝去」作「齧汝去」「淚落縱橫垂」作「汨落縱橫垂」，斯其小異也。

## 豔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宋本及叢刊玉臺臺作蕩，越按二字可通。

在他縣。故衣誰當宋本及叢刊本補，新衣誰當綻。綻。叢刊玉臺作綻。賴得賢主

人，覽取爲吾組。宋本及叢刊本玉臺作綻，廣文選詩紀八代詩乘古樂苑作組。越按組爲組字之誤。組綻從三字義通。說文，組，補縫也。

廣雅曰，組，縫也。袷急就篇，緘縷補縫綻紵綠，顏師古曰，脩破謂之補，縫解謂之綻。後漢書崔寔傳，期於補綻決。夫婿從門來，斜柯詩紀四庫本樂府詩集作倚。馮氏詩紀匡謬曰，

樂府玉臺俱作斜柯，自詩紀改作斜倚，詩刪因之，而此字亡矣。紀氏玉臺攷異，謂梁簡文帝遙望詩，有斜柯插玉簪之句，則斜柯原是古語，當爲欹側之意，後人誤改

爲倚耳。越按左傳襄十九年諸侯盟於視柯，公羊作阿。西北眇。語卿且勿眇。倚古讀若阿。（詳顧氏唐韻正）故柯爲倚之假借字。

，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南山石嵬嵬，松柏何離離。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洛陽發中梁，松樹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樹東西摧。特作四輪車，載至洛陽宮。觀者莫不歎，問是何山材。藝文類聚木部引作林，誤。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被之用丹漆，薰用蘇合香。本自南山松，今為宮殿梁。

御覽木部二引扶風歌曰：南山石嵬嵬，松柏何摧摧。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

楚調曲

白頭吟二首五解

宋書作 白頭吟 與櫛歌同調 古詞五解

皚宋書作晴如山上雪，宋書作雲皎若各本或作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

來相決九代樂章作決，明本古樂府廣文選作訣。越按訣通作決，見鄭氏說文新附攷及毛氏說文新附通證。張氏五經文字云，決，決淪之決，作決譌。玉

篇云，決，俗鄧字，絕。 一解 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

且溝水頭，蹀躞宋書作蹀。越按說文蹀，蹀足也。徐楚金改蹀為蹀謂即俗蹀字。承氏廣答問疏證非之，謂蹀乃蹀之俗體字。朱氏說文通

訓定聲，則謂蹀字亦御九代樂章作玉，詩溝上，溝水明本古樂府東西作蹀，作蹀，作蹀。紀注云一作向。作上誤。

流。 二解 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為誰驕

。 三解 淒淒重淒淒廣文選九代樂章作淒，越按邵氏說文解字羣經正字曰，淒有作淒者，嚴氏詩緝且云，淒旁二點從欠，為冰寒，誤

也。季文仲字繼云淒，從水不從欠。 嫁娶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四解

，宋書無此二字。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離離，九代樂章作 男兒欲相知，何

用錢刀為。 齧如如字下或有「五」字。宋書正有「五」字。 馬噉其廣文選詩紀九代樂章作箕。越箕按通箕，見高氏說文字通。



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五解。宋書無此二字，惟注云「一本詞口」疑是日字

）上有紫羅，咄咄奈何。」

### 右一曲晉樂所奏

皎御覽天部十  
二引作皓，如山上雪，皓若御覽天部十  
二引作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

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御覽地部四  
十引作別。明且溝宋本玉  
臺作溝水頭。躑躅

宋本玉臺八代  
詩乘作躑躅。御溝上，溝上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叢刊本玉臺作淒  
越按字應作淒

，見上。嫁娶不須啼。宋本玉臺作噓。越  
按啼乃噓之俗。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簞簞。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 梁甫吟

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墓，詩紀八代詩乘  
古樂苑作墳。累累詩紀  
八代

詩乘古樂苑作纍，藝文類聚樂部所引同。越按累乃纍之隸省。段氏曰，纍纍二字

大不同，纍在十五部，大索也，其隸變不稱作累。纍在十六部，增也，引申之，延

及也，其俗體作正相似，問是誰家墓，藝文類聚人  
部引作家。田疆明本及四庫  
本古樂府廣

文選詩紀八代詩乘古樂苑作疆，古文苑作疆，藝文類聚人部所引同。越按晏子春秋

曰，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據此字應作疆；作疆或疆者誤。

古冶子。西溪叢語引藝文  
梁父吟作氏。力能排南山，文古文苑注云  
一作是。能絕地紀，

藝文人部引作理。詩紀注云一作里，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

越按紀通理，作里者，字之誤也。

謀，西溪叢語引藝文  
梁父吟作謀，誤，國相西溪叢語引藝文  
類聚作相國。齊晏子

### 怨詩行

天德悠且長，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燭。嘉賓難

再遇，人命不可續。齊度遊四方，各繫太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當須盪中情，遊心恣所欲。

怨歌行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颺奪

詩紀作啟。越按說文啟，張取也。段注曰，此是爭取正

字，後入段奪爲啟，奪行而致廢矣。炎熱。棄篋箆中，恩情中道絕。越按此詩有數字至爲紛歧，如「裂」或作「製」，「鮮」或作「皎」，「潔」或作「潔」，或作「絮」，「團團」或作「團圓」，「涼颺」或作「涼風」，甚至同書所引者，亦異文迭見，如初學記天部月作鮮絮；天部雪及霜則引作皎潔，蓋皆意義相近或體異而字實同，引者因而漫不加意也。

大舜十五曲

滿歌行三首四解

爲樂未幾時，遭世險巇，逢此百罹，宋書作離。越按罹離二字通，詩免爰逢此百罹，斯于無父母遺罹，釋文

說云，本零丁宋書作伶了，越又作離。按二字可通用。荼毒，愁懣難支。遙望辰極，天曉月

移。憂來填宋書作闕。越按漢書游俠傳人無賢不肖闕門，師古曰，闕讀典同。段氏謂實填同義，填行而實廢，據此實與填通。心，

誰當我知。一解戚戚多思慮，耿耿不寧。禍福無形，唯念古人。遙

位躬耕，遂我所願，以茲自寧。自鄙山棲，廣文選作自鄙棲。棲字誤。守此一

入代詩乘榮二暮秋烈宋書作劄。越按列段借爲烈見。作末。風起，西蹈滄海。心

不能安。攬衣起瞻夜，北斗闌干。星漢照我去，去自無他。宋書作它。越

按他它通，見錢歌有所思。奉事二親，勞心可言。三解窮達天所爲智者不愁，多爲

少憂。安貧樂正道，師彼莊周。遺名者貴，子熙四庫本樂府詩集作題。同職詩紀作職

四庫本樂府詩集作遊。越按蟻應作戲。嘯應作獻。古音獻與戲同音假借，見高氏說文字通。遊字蓋後人所改。往者二賢，名垂千秋。

四解 飲酒歌舞，不樂何須，照觀日月，日月馳驅。轆軻世間，何有何無。貪財惜費，此何一宋書作何愚。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

能幾時。但當歡樂自娛，盡心極所嬉。宋書作照，按越按照通嬉。怡。見朱氏說文訓定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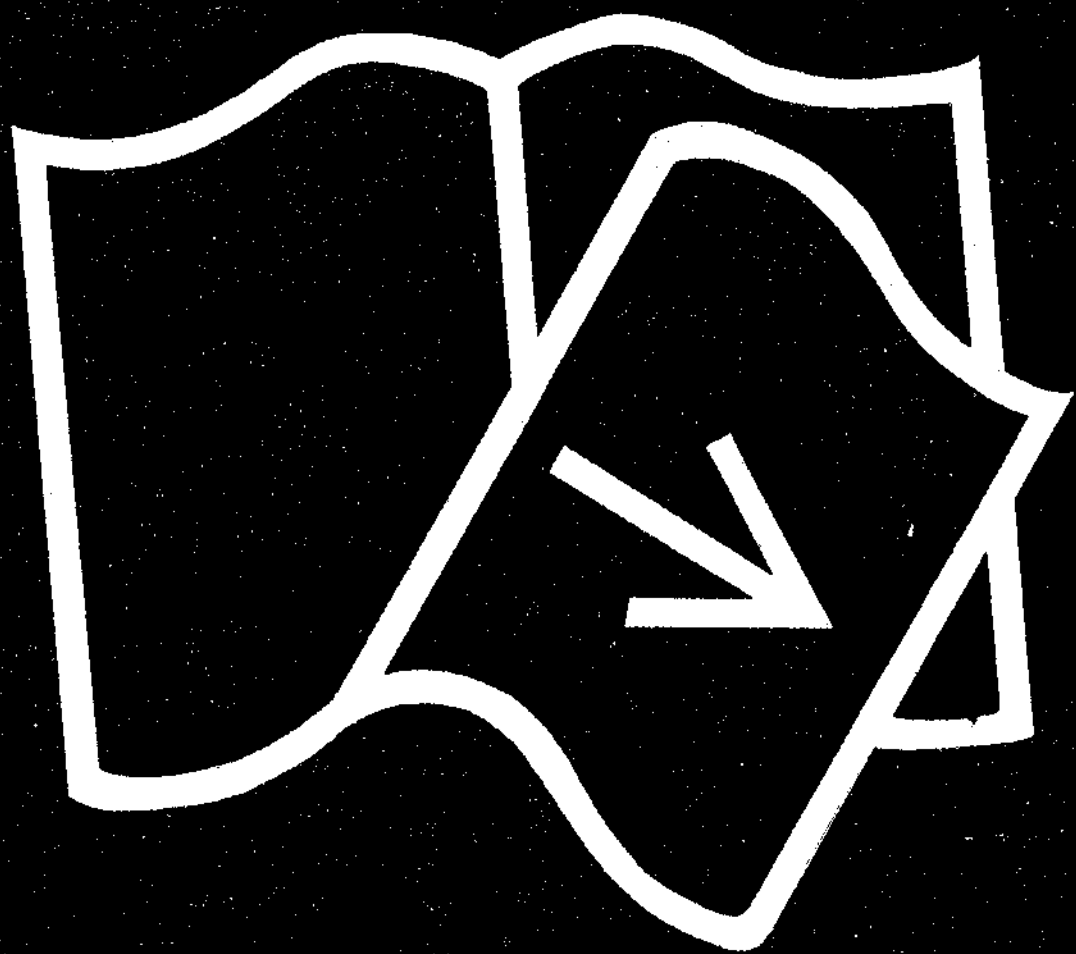
安善養君德性，百年保此期頤。飲酒上(此應爲下字)爲趨。

### 右一曲晉樂所奏

廣文選之滿歌行其辭句與下列本辭略同，惟「爲當權樂」作「爲當權樂」，「權乃」  
「權」字之誤，

爲樂未幾時，遭世嶮巖，逢此百離。伶丁荼毒，愁苦難爲。遙望極辰，天曉月移。憂來填心，誰當我知。戚戚多想慮，耿耿殊不寧。禍福無形。惟念古人，遜位躬耕，遂我所願，以明紀古樂府詩紀八代詩樂古樂苑以字，自寧。自鄙棲棲，守此詩紀作茲末榮。莫秋烈風，昔蹈滄海，心不能安。攬衣瞻夜，北斗闌干。星漢照我，去自無他。奉事二親，勞心可言。窮達天爲，智者不愁。多爲少憂。安貧樂道，師彼莊周。遺名者貴，子遐同遊。往者二賢，名垂千秋。飲酒歌舜，樂復何須。照視日月。日月馳驅。轆軻人間。何有何無。貪財惜費，此一何愚。鑿石見火，居代幾時。爲當權樂，心得所喜。安神養性，得保遐期。

### 右一曲本辭



原件短缺

## 介紹與批評

## 中國地方志備徵目一冊

朱士嘉編 燕京大學圖報單行本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出版  
定價大洋四角

方志爲地方專史，吾國自春秋戰國以後，各地方政府，每置吏司地方史籍，命其所記，曰乘，曰檮杌，曰春秋，或曰寶書，如孟子所稱「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墨子所謂「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莊子所謂「百二十國寶書」是也。漢興，承秦灰燼之餘，群士爭以上書爲務，所傳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而方志一名，遂以成立。周官所記，雖未必卽姬周制度，然必有舊日成俗或傳說爲其撰錄背景，卽信如近世疑古學者所主張，以周禮所述，爲漢人理想制度，然亦足徵當日人士已確知各地方政府須撰作方志，而中央政府且必須設官總管矣。自漢以後，國土日擴，雖郡邑政府，或不能如封建時代專置史官，而風氣已開，其文士之在下撰述者，孳乳寔多。隋書經籍志，雖未嘗明標方志之目，然其所錄如冀幽齊三州圖經，及常璩華陽國志等，固皆方志一類史籍也。宋元以後，志體日備，最盛行者，爲府志，其下則有縣志，其總略府志縣志爲之副無汰濫，貫通敘錄者，則有省志。按地著修，蔚爲盛業。明人修志，雖或不嚴體例，然總其所獲，亦多足稱，見存者，尙達三四百種。滿人入關，踵事增華，康熙十一年，特詔各郡縣，分輯志書，雍正七年，因修大清一統志，須方志作資料，復嚴促各地限期修志，尋復制定各省府州縣志六十年一修之例，頒行全國，急功好事之徒，關心文物之士，莫不以修志爲當務之急，舊志未湮，新志踵起，總其所成，達四千餘種。入民國來，以政局不定，志務似已沉寂，而細計新修方志，亦可二百種度。凡此四五千種之方志，雖云其莠不齊，得失攸別，然要而言之，皆爲探求社會民生遞嬗演變盈虛消長之唯一材料，

吾人不欲言吾民族國家整個活動之史蹟則已，不然，則此四五千種方志，殆為學者無上寶藏。昔章學誠謂「國史取材方志」，俗儒或議其標榜過甚，不知纂述國史而不能採及方志，其失也，正如中央政府之簿錄或執政階級之譜系，雖曰國史，究不足以語民族國家整個生機生命生活之表白也！

吾國流傳方志之富，及其關係民族國家生機生命生活之所由表白，其事至明，其義至顯；然反觀吾國學人其從事方志研討或考索者，寥寥可數，毋亦因方志茂藏不一處購取無方，普通縣邑，其學人不易聚集群材以自核覈之故歟？夫然，則中國地方志備徵日之作，不容一刻緩也。朱君是作，應時勢需要，根據國內外公私立圖書館，及各叢書，各私人搜藏之中國地方志日編訂而成，上溯宋元，下迄民國十九年六月，所收志目，都四千九百十二種，清居四千三百零三種，宋二十一種，元八種，明三百八十七種，民國一百九十三種，因清志最多，「故其名稱，次第，除行省略有變通外，悉仍清一統志」。其製，僅畧舉書名與編纂時期，清以前，詳記年號，清以後，取年號一字簡稱之，如康熙稱康，民國稱民是也，其時代未詳者，則於年號之下加疑問號，並年號無之者，則於朝代字下加疑問號以別之，並朝代年號無考者，則書未詳，「未詳」或疑問號在一種以上，則更注一二三等數目字，以示區別，此則朱君編纂簡例也。至其所根據公私立圖書館志目，據其節例附註，有下列各館：

「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北平東方文化委員會圖書館，國立北平圖書館，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天津任氏天春園，上海東方圖書館，南京金陵大學圖書館，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上海徐家滙天主堂藏書樓，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浙江湖州南潯劉氏嘉業藏書樓，私立燕京大學圖書館，北平松坡圖書館，中央大學圖書館，南京國學圖書館，無錫縣立圖書館，無錫大公圖書館，北平實業部地質調查所，蘇州省立第一圖書館，北平地學會圖書館，日本東京內閣文庫，日本東京帝室圖書寮。」

凡二十二處，誠治方志學或地方史事者，一絕好津梁也。朱君治方志有年，東諮西訪，成就甚鉅，已脫稿者，備徵目外，有中國地方志綜錄一書，按省列表，將各志書名，卷數，編纂人，編纂時期，版本，藏書者，各為譜錄，簡明賅備，一目了然，

又附地方志統計表圖，尤足表白各時地修志風氣之盛衰消長；其用功之勤，排比之細，並世治地方志者，莫能或先；惟綜錄已發表者，僅江蘇一省地志及統計表圖而已，前者見地學雜誌民國二十一年第一期，後者見燕大史學年報第四期，以全書尙未出版，未許遽予論列，今茲所述，第就備徵目言之耳！

按朱君備徵目，以資料未臻完備，故所錄仍多掛漏，私家藏籍，未能遍考，固無論矣，卽各地公家藏志，似亦仍多未採錄者，信乎博綜選述，不易言也。舉例言之，如廣東一省志目，其見於廣東省立圖書館目錄者，朱君亦多未錄，知其編纂之際，實未嘗訪取廣東省館目錄以廣參考也。朱君備徵目，南海縣志條有：

「萬曆三七，崇禎十五，康三十，乾六，道十五×，宣二」

等六種，而省館目錄有「南海縣續志二十六卷，清梁紹猷等纂，同治壬申刊本」一種，應列「道十五」與「宣二」中間，缺之，不足言南海縣志備徵也。又朱目番禺縣志條有：

「康二五，乾三九，同一。」

等三種，而省館目錄，有「番禺縣續志，吳道鎔等纂，廣州刊本」，一種，同治後始成書，缺之未安。又朱目新會縣志條有：

「萬曆三七，乾六，道二-×，清？」

等四種，而省館目錄，則另有「新會縣志續十卷，清彭君毅修，同治辛未刊本」一種，不知是否卽朱目之「清？」朱目編纂之際，苟曾參考省館目錄者，自無事吾人出此疑問也，又朱目靈山縣志條有：

「康一一，乾二九，嘉二五，清？」

等四種而省館目錄，有「靈山縣志二十二卷，劉運熙，李敏中纂，民國三年印本」一種，亦朱目所漏記，雖關係不甚大，然已稱備徵，自當極力求備。按廣東省館，凡藏方志三百餘種，忽而不採，遺漏必多，上述四事，特信筆摘錄，以資說明耳。實際尙未一一爲覆勘也。至朱目所錄，其他各省方志，依廣東志目例之，有無遺漏，自亦滋人疑問，要在讀者善自勾沉補綴耳！鄙意欲編纂此類備徵目，必先調查各省市公私立圖書館或書藏書樓，將其所藏方志之種數卷數彙刊爲表，而後依其所藏，綜核書

名年代纂爲備徵詳目，其曾經個已寓目者，則當各爲提錄，摭其精要，品其得失，（畧如瞿兌之氏方志考稿）記其度藏所在·分時分地，彙訂爲編，使閱者一望而知何時何地有何種志書何種材料須如何以訪取探究，蓋不如此，不足以副徵錄方志本義也。朱君備徵目所根據公私立書藏，凡二十二處，夥則夥矣，然以云普遍，則猶未也，其各省市官立圖書館，鮮加注意，（僅採及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一間）不知此等書館，雖藏量無多，然往往有爲外地所不易見之籍，不爲蒐求，不足以羅萬有。例如陝西圖書館，據其民六所出書目（六冊），雖云全館藏書僅七千餘部，然其中亦有方志一百餘種，且多徧方小邑不易經見之志，信館一一稽考，于方志備徵，不無小補；第不知高明如朱君者以爲然乎否耳！

又按朱君備徵目于各志年代，亦往往有不慎誤筆，如廣東通志實肇始明嘉靖十四年戴璟撰初稿四十卷本，乃朱目廣東通志條有：

「成化九，嘉靖？萬曆三十，康三六，雍九×，道二×，清？」

七種，以成化志爲粵志之祖，實則成化一志，乃廣州府志，非通志也。粵志自戴璟創始以後，至嘉靖三十六年有黃佐撰七十卷本，萬曆二十九年（或三十年）有郭棐纂七十二卷本，清康熙十二年有金光祖纂三十卷本，雍正八年有郝玉麟修六十四卷本，道光二年有阮芸臺修三百三十四卷本；朱目所述「清？」本，疑亦出於誤錄，蓋有清一代，僅康熙雍正道光三朝，重修粵志也。

凡上所述，甚願朱君子備徵目再版時酌量補正！（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日羅香林）



## 學術通訊

與羅君香林論『哥崎郎官秀』五等制  
及華南民族問題

羅 則 桓

香林師兄閣下：舊歷歲抄接到覆書，敬悉一是。因賡務，未卽作答。新正稍暇，將承詢各節，分條具覆如下：

縣中各姓祖先，多有稱郎排行至千及萬者，（羅族有萬三郎公），數月前，斧月師亦詳考此名來歷。檢粵雅堂叢書內載：宋文天祥登進士榜，同榜數百人皆於名下籍貫內，注明第幾十幾百幾千郎。又明田藝衡留青日札云：元時，稱人以郎官秀爲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見程晴江通俗編所引，又古今筆記精華所引）。又清高士奇天祿識解云：沈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三秀呼之。元末富甲江南。又注云：洪武初，每縣分人爲哥崎郎官秀五等，家給戶田一紙，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第云云。據上所言，則郎之稱號，唐宋以來，既有之。惟排次至千至萬者，諒明以後，將每縣分爲五等時所編。（余此層推測，頗有理由；蓋既以縣爲單位，而人又分五等，郎爲中等，則多不過萬，少不過千。若分姓，分族，分區，分堡，皆不能編至此數也。）然宋人之有排至千幾郎者，則又不知其如何編制矣。至來書所言，縣中父老流傳爲畬民所賜予者，不足爲據矣。

公度先生所著客族源流考，余未之見。惟清光緒甲辰乙巳之間，因廣東黃晦聞所著在上海國粹學報館出版之廣東鄉土歷史教科書，內載潮嘉民族，爲客加族，非漢種，亦非粵種，實爲甌粵之蠻種等語。此書一行，客人在省者，見之，大起公憤，聯絡南韶連惠潮嘉各屬客人，設立客族源流會，刊發傳單，告各屬根據見聞，著爲論說，極力辨駁。又呈廣東提學使，詳學部，轉飭兩江總督；（是時江督端

方)飭上海道，將國粹學報原版銷毀，並登報更正。其時梅屬主持其事者，黃公度丘仙根鍾獨佛諸先生也。此場公案，閩動一時，印刷物極多。余適在興民服務，亦曾與花谷先生請胡曉岑前輩，著論發彈。曉岑先生著論萬餘言，但立論涉及南方全體民族，與客族源流之重點，不能中鋒相對。丘仙根先生閱之，以其範圍太廣，文不對題，未曾發刊，然於南方民族，則考據甚詳也。

台欲研究客族源流，若能尋出此案全數之印刷品，則能知其詳細矣。(中畧)

專此佈覆，敬頌

年禧！

門弟則桓拜覆(十九年正月初十日)

得則桓先生信後，不久復得斧月師「稱郎考辨」，及胡曦廣東民族考，愛其淹博，又復與此信所述有關，謹為附鈔于此。民國二十年十月三日羅香林識于興寧山廬。

又按胡曦作民族考後，不數日即逝世，是民族考者乃胡氏絕筆，雖丘滄海病其未能針鋒相對，然其考證粵人之來源，則于學術上不無相當貢獻。錄而存之，一以引起學人對於民族來源克常加注意，為進一步之研究；一以紀念先賢治學精神，雖在臨終，而邁進無倦。繼踵前微，發揚光大，非後死之責乎！羅香林又識。

## 附 載 一

### 羅 獻 修『 祖 宗 稱 哥 考 辨 』

我興甯開基始祖昭遠公，第七十三郎。二世祖友友公，第九十七郎。三世祖仲延公，第仲一郎。十世祖孔祥公，第居三郎。世俗謂郎為師巫所度祛號，此乃鄙俚不經之野語也。考明田藝衡留壽日札，元時稱人以郎官秀為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清高士奇天祿識餘，洪武初每縣分人為哥崎官秀五等，家給戶由一紙，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鉅富謂之萬戶三秀，如沈萬三秀。程灝通俗編謂非其名字與行次也。沈本名富，字仲榮。明史高皇后傳，直稱沈

秀。按明制因元而增哥畸二者，以處泛常畸零人等，至今普通人，稱哥，廣西猶有畸戶零里之名。其所謂秀最上哥最下者，蓋下哥畸于秀，而郎官之等自若也。大抵歷朝制度每相沿襲，清制漢人之無出身者謂之俊秀，其承襲舊戶爲官籍，蓋尚沿明制，則郎官秀之等第，明因于元，元亦當有所因而來。唐杜甫有答鄭十七郎一絕，其間解斯六官未歸詩注云：卽解斯職官，想當時俗稱。李白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白蓋因尚書郎張翮改江城之南湖爲郎官湖也。而郎官上應列宿，漢光武已有斯語，漢文帝時，河南吳公，稱賈誼秀才，而秀才先見于管子小匡篇，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爵則如郎者近是。據此則郎官秀之稱，由來已遠，而由秀而官，而郎，遞進之品目，亦古誼也。我祖七十三郎等稱，亦猶唐之鄭十七郎，解斯六官，明之沈萬三秀類爾。秀與官無他疑議，何獨于郎而橫生異說乎。再考宋理宗寶祐四年登科錄，因文天祥，謝枋得陸秀夫三公正氣峻節，歷八九百年巋然尚存，相爲珍秘，查其體例，榜名詳載字號，小名，小字，繫以第之數目，本貫州縣與戶，文天祥，一甲第一名，其第千一，謝枋得二甲第一名，其第萬四十，陸秀夫二甲第二十七名，其第六二，俱父爲戶，有己身爲戶，高曾祖爲戶，曾伯叔祖爲戶者，趙姓宗人本貫玉牒，則著第不著戶，本貫玉牒寄居各州縣者，並著第數及其戶，其第則自陳賞之第一，以至曹翁善之第萬八六，爲最多數，其第有別以字號者，如大小長少孟仲季等字，第大者三人，有第大八，第大十三，第小一，小六，小八，小六六，有第長者，第少一者，第孟四者，第仲二，仲六者，第仲九者，二人，第季三，季五者，第季一者，四人，第季二者，二人，有第開七者，第念七者，第萬三者，其第數多寡，想是當日編戶次第數目，其人之等爲郎者，如我始祖七十三郎，二世祖九十七郎，則但舉數目，三世祖仲一郎，十世祖居三郎，則別以字號，由此推之，羅姓各房祖之念三郎，六十三郎，八十三郎，劉姓林姓之萬三郎，何姓之大一郎念四郎，俱以郎稱者，羅姓各房祖之大一，小三，小九，伯七，劉姓之開七，開八，則

無郎稱，而但紀其第字與數者，俱可比類而觀。要之，郎官秀之品目，由國家定制，其別以字號數目，亦必當日編審戶口給由所定，可斷言也，我始祖自江西遷居興寧，在宋理宗時，今以寶祐登科錄證以留青日札等說，適相脗合，况各姓祖宗稱郎者，悉數難終，其物果如世俗謬說，何其師巫之多耶？且我祖昭遠公，宋嘉定間，任福建安溪縣尹，至明理學名儒家欽順公，讚其遺像，推崇甚至，豈有堂堂正官，甘受師巫牒度之理？四世德壽公，六世高瑞公，七世樂善公，八世淵公澄公兄弟，十世孔祥公，世列膠庠，家傳書禮，又豈有十世八人稱郎，第列居一，居二，居三，居四，居五，居六，居七，居八，俱甘受師巫牒度，玷辱清門之理？昭遠公仕于宋，身或入元，二世三世當為元人，十世當明中葉，宋明二代，開道學之風矣，未聞師巫之盛如斯極也；然則祖宗郎稱，其為國制所定，較然明已。墓碑郎錄，宜題稱第幾郎，斯歸雅正，不宜沿俗，混題度字，若仍世俗之見，因有師巫，而冒稱侍郎之名，此不過如稱醫生為郎中耳，而遂渺以輕量其祖宗，是以最高尚之人格，儕伍下流，蕙侮先人，特甚，非特數典忘祖之衍也！是不可以不辨。

按歐陽文忠譜圖，載八人事蹟，諱名下，小字分注，第三十六，至第四十三，其人多有仕南唐者，律以杜市稱高適，為高三十五，猶可曰或其羣從昆季排行次第然也，若寶祐登科錄，有第萬八六者，昆季行次，必無如是之繁多，當為編戶之第數焉，宋代進士同年錄，傳於今世者，前有紹興十八年戊辰題名錄，為朱子一人，而傳後有寶祐四年，丙辰登科錄，為文謝陸三人而傳，前後相距一百有八年，紹興錄但記其人郡縣里居，寶祐錄並詳其戶之第數，元劉坤隱居通義後載宋咸淳七年，同年小錄，體例，與此畧同，其殆宋末制度如是，元亦仍之，寶祐丙辰，實理宗之三十二年，時則金滅元熾，至度宗咸淳七年，又十五年，越十年，而宋亡矣。理宗後，元兵各路侵逼，自北而南，中原衣冠之族，避亂播遷，轉徙閩粵，多是在是時，故興寧召姓族系，傳遞二十餘世，約畧差同，當日遠來，自外土人，號為客家，後裔蕃衍，散處各省府縣，語言聲音，仍舊不改，最與江西為近，不忘本也。祖宗郎稱，亦原國故，用是詳考，而定為宋元明相因之制，以駁世俗悠謬，如右。獻修再識。

## 附 載 二

## 胡 曦 『 廣 東 民 族 考 』

天地有自然之元音，卽自然之大道也；有元音在萬世而不能易，斯大道在萬世而不可敵，自然之運也。粵與閩爲洪荒蠻夷之地是矣，自禹定四海，或以爲荆揚徼外地，或以爲揚州之域。詩疆理南海之言，謂非今廣州南海者有之，謂卽係今廣州南海者有之。按諸周禮職方周知貫利之言，自必有經理之道，南海非一隅限也。書曰：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卽東海至日本，且必有風教之訖者；但粵閩諸地，其時蠻夷仍多，亦羈靡之而已，周道如抵，必未能也。夫客者寄也，家者居也，卽唐虞時亦詎無中國人至此疆理者；但元音大道，未能遽致悉合，斯載籍有間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或云，此所引古辭也，王字宜作是字，六經無虛設字，以萬國算法之義推之，制地方百里，至五六十里，與附庸諸國，禹時之九州，何能有此萬國也，理學宗傳云，開闢之時，原是一家，斯言也，非鄒衍談天之比，必有精意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












明順德區氏作百越先賢志，提要云；南方之國越爲大，自句踐六世孫無疆，爲楚所敗，諸子散處海上，其著者，東越無諸都東冶，至津泉，故閩越也。東海王搖都於永嘉（今浙江），故甌越也；自湘灘而南，（今楚南廣西桂州至肇慶，湘水一由廣西至肇慶諸處，至廣州），故西越也；牂牁西下，邕雍綏建，合今雲南江及貴州諸水，歷廣西並南至廣州等地，故駱越也。統而名之，謂之百越。大任家于南越，因輯百越先賢，斷自東漢得一百二十人，各爲之傳，所收兼及會稽，以句踐舊疆，自南越北盡會稽故也。惟秦會稽郡，跨有吳地者不載，以非越之舊也，云云。然其所錄諸賢，亦寄居者也，非百越蠻夷之族也。

宋王僧父與地紀勝，福建路，載漢之莊君平，（避漢帝誅，未知卽嚴氏否），其

書皆修身之道，云是閩人。百越先賢，載董奉，侯官人。（東都虞侯之義，今省文侯官）。潮州之揭陽，亦漢粵縣最古，三國吳碭者，即揭陽人也。察孝廉為安成長，一心為漢，始終事關侯，荊州入吳，不更復仕。吳書呂岱傳載之，粵乘亦載之。通商集所云；鑄碑表勳烈，庶人之澆俗救，是也。在兩漢三國時之地，此等皆寄居之賢者也。不僅漢書儒林傳，蒼梧陳欽父子，傅春秋，廣州先賢傳，漢南海張買父子，隨高祖征伐諸侯。正色立朝，能詩歌，時切規諫也。

秦多以罪人謫徙處粵，必非中國衣冠名德之族，故後世鮮知者。云自是始有漢種恐非，溯而上之，越之子孫，散處百越，（以左傳俘諸江南，實海濱之言推之，越之人民，必至今粵地亦可知）。亦漢種也。然今亦未有知者。何況秦世！漢書高帝紀云：粵人之俗，好相攻擊，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粵乘引之，云：粵俗向化，不俟唐宋以後，其語誠然，合諸任壽中國人輔之之言，則秦未迄高祖之世，粵地寄居之賢必多，惜當時失記載爾。

越篆文作越。从天从止，有同止義，亦有天義。此秀而文者也。（推之論語，聖人天天申申，其義具在）。又从戈，有戟義，（左傳授師子焉），又有戈義，此戎而武者也（推之倒戟禦公徒，執干戈衛社稷之義，具在），合之，此一字，即右文尃武之義具在，然春秋越之生聚教訓，則仍霸也。吳都賦，包括于越，跨躡蠻荆，則又兼及于義，詎皆能聞一知十歟，推十合一歟？能擇上不犯上歟。建業之大長干，小長干，兼以地言，則今江南非浙也。以沿革考之，餘干為西漢豫章郡，為東漢揚州豫章郡，後又屬江西矣，三國之吳仍霸業也，以吳越之地合言于越。又其時荆南並粵閩，概曰蠻荆，文選注引漢書云：戎狄之與于越，不相通音入也。攷通典云：三國時分閩治州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此為南部都尉。唐元和志，三國吳于此立曲都尉，主謫徙之人，作船于此，至於武陵五谿諸夷，時或擄貳，士變守交州，其後亦不合終，此吳都賦所以仍即蠻荆目之也；但于越之名，不過三國吳時建都之所由稱，衷於古義，則仍未也；左傳于越入吳，杜注云，于作於，發語聲，則不作于字，此蓋湖越上世蠻夷之地，蠻夷之音，故曰于也。大抵文字未達義理，其吹氣得音，仍多不達，于篆云，謂是也，句（句）吳之句，亦其上世蠻夷之音也，句之

義雖不盡於是，亦有如後世吾鉤腓之音之義在也。昔福州梁苴林先生作瓊記；云其地閩蠻並稱，因歷引前人文字辯之，云非止今之福州，始曰閩蠻，此蓋溯諸洪荒，如句吳于越稱之是也。又云：人或戲稱閩爲蛇種，不知前人醫字所云，國蛇種者，蓋謂此它族之人，上世不畏蟲蛇逼處，懼則言其刀耕火耦之利，燒林木，死虫蛇，並沃肥之義也，非言種族也。字書所云：燒種是也。虫晦音，其篆形，此亦氣之所搏也。下象如鼻形，古文鼻又作，或作，皆象其形也。人物受氣成形，先自始。立人之道，先有鼻祖，教之種藝諸務，必先力田，下从者，兀音棋，書棋三百有六句有六日，棋字乃書古義，从禾，云種五穀也。其篆古文，又古文，瓦者盛土器亦其義，兀則有築臺之義，文王靈臺，亦如此也；兀字金石古文，或多一畫，从，聖人取兀官民者，蓋曰官之後也。惟初大始，道立於一，日則循環者也，故古文即日，日字在下蓋如此也。由是推之，堯時測日，亦必無道弗屆矣。

采，字書音如辨，合一切飛走指爪之分別也，粵上從此，言覆載之大，種類無不有也，下從于也，亦即洪荒蠻夷之音，如于越之稱也。今兩粵祇以粵稱矣。竊以爲今古之概，古今之務，則未備其義也。史記南越王傳作越，漢書作粵，疏曰漢書無俗字，然古既有百越之稱，又周禮冬官，粵無鋪，疏曰，此粵越國，乃是古之語辭之曰，即今之越字也云云。鄙意則以今之福建宜稱閩越，今之兩粵，宜依周禮疏言，稱粵越，如于越句吳之稱，乃可以得古今之概古今之務者也。

明黃文裕公粵編云：自漢末建安，至東晉永嘉之際，中國之人，避地者多入嶺海，子孫往往家焉，其流風餘韻，衣冠氣習，薰陶漸染，故習舊移，其俗庶幾中州，福州乘云，永嘉時，中原板蕩，衣冠入閩者，入族，林，陳，黃，詹，胡，何，是也。又宋人輿地書，引福州圖經云，晉永嘉中，衣冠趣閩，自是畏亂，無復仕者，故六朝之間，仕宦名跡晦如也；唐興，天下翕然尙文，神龍中，州輝令之始登上第，其後李倚常，咸以崇教核爲言。於時海濱之士，幾及洙泗，如歐陽詹林蘊咸登於朝。攷唐書元宗始更福州之名，合諸乘觀之，一代之季，必多至粵閩者，皆客民也，不必斷漢祖唐宗之代，執漢人唐人之名別諸他族也。潮州一郡，多是由福州來，其地至今，鄉有衣冠名德者，并其姓呼之某者，自韓文公舉潮人趙德爲師

與稱同歲生泉州歐陽詹，重四門之學之行者一矣。福老之稱蓋由於此。

海濱鄒魯，洙泗之言，由唐代始，若宋代考亭子尤谿，朝陽鄭君南升，揭陽郭君淑雲，皆受業朱門。郭氏禮經疑廿餘條，見文公集並有宗禮宗義二書者也。今潮州七屬，其語不可錄之文字，人目之曰福老音；惟明文語四子諸經語，語又甚正，亦得諸天籟之自然者歟。又聞有兼客語者，考其音與嘉應各屬或別，惟大埔一邑與嘉應隣，其客語則不甚遠。又乾隆間，析揭陽嘉應諸地，置豐順縣，其人亦多客語，與嘉屬同。此二邑地，屬於潮，故亦能福老音，郝氏粵乘云：邇者粵閩習學正音，戶誦家絃，悉依字典。

粵中龍川，爲秦縣，隨或爲龍川郡，今惠州諸縣，多其分地，與寧長樂，雍正前，未屬嘉應，雖歷朝所隸非一，亦龍川分地也。秦時有霍龍者，自吳入越，避秦亂，至粵之龍川，遂爲龍川人，隱居霍山，學宗周禮，并能服神養氣，煉藥，消民瘴癘，遊各山，記霍山，志諸粵乘。他說部多載之，今則無其氏族。又陸次雲峒谿織志云：漢高誅淮陰，蕭相國寄其後人於南越王，更姓韋氏，粵乘亦載之，或云尉佗匿之於龍川故治，唐宋時南霍韋氏稱著姓，如韋秘書丞等，今亦無其氏。此皆前代寄居之賢者也。

粵乘風俗門曰：惠州府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自福建來者，爲客家，自江右來者爲水源，云云，此長寧方乘之說也。其實客家字，未可求音之義，祇可以攷歷代遞遷徙之人。水源二字，卽非求音之義，恰有可以攷歷代遞因遞變音聲之義。長寧方乘截然分二者爲音義之歸則非也，何言之？蓋水者準也，能表諸情理之平者也，卽可借之以爲準則音聲之義，音聲之義，九州各因其山川而別，水有疾徐緩剛柔之判，高原平原各有向背陰晴燥濕之微，可次第以求者也，原篆係，實非原野之原，假借字也。上从厂，天之旋也，天之三光，有下垂之象，隨地各成其都會，中人是也；八分解也，人則之以極其五方之辨者也，中丁卽古文下字，自下至上，必至其理之一，性之真也。孔子所云：逢原是也，易象曰：天中有山，言凡地之上，氣之空湧上升者，皆可曰山也。字書云：山，宜也，宜氣散萬物者也。其實地上氣之所湧，視山之所宜氣，更易植物；特地上之氣，人不能盡見，古人作字，不得不以氣之上



湧，而山始可見者，遂以山字之義屬之也。

周禮通師，或以爲古文原字，非也，實卽本字，籀篆作孳，从辵从止，卽走字。乍行乍止也。公羊傳歷階之走，亦卽階字，推之有時行時止之義，并有用舍行藏之義。俗謂土地可經畧也，卽正經界之義。近人釋字書者，皆云其下从采，云采采然土地刻鏤之義。此言殊非，土地既能經略，一切之義賅之矣，何必又言土地刻鏤，如此瑣屑也？姚殿二家，議說文，引石鼓文籀篆，得援引之義矣。迺文云：其下从彖，作諸經中粵折之義解，謂爲一切邊界之辨，由彖有邊界之義，東卽彖省文之義，與古文且下類。在周禮通師之義，蓋謂九州土地，既能經略之矣，必有兼束之義在，所謂博文以約禮者是也；故下从出，下又再从易彖篆兩義，令人求之，其益無方。文省其二字之上，此周法也亦周制也。治讀治道，備矣。此韓文公所以直定石鼓爲周文，而嘆爲辭嚴義密者也。原言其體，籀言其用。

爾雅之文，其義最古，所以列之於經也。古文从众正，蓋以人得五行之秀，必先事小學，以致其辨，以真其義也。已能周旋於禮，必各止於其道，是也。自是方言，釋名，博雅諸書漸多，或蔓衍，穿鑿其辭，亦可裨之以見心源治道者也。（公羊子齊人，傳春秋，多齊言，鄭康成北海人，注三禮，亦多齊言，一代大儒，尙且如此），洪荒漸闢，流遷已衆，自前千餘年，寄居此地之人，視後千餘年寄居此地之人，目之爲客民矣。在音已隨時遞有更易，卽而今所稱爲客語者，十有六七者可筆之於書矣。然其中或參以他方之語，則於諸史傳中，外國傳中，他文字中，一一尙可尋求，（近人如通俗編等書，則所引尤多，）此必當時有大力者驅之，其語遂一或不變，是所謂撓柔萬物者，莫疾乎風是也。李榕邨先生云：四子書爲聖賢雪白文字，亦安備九洲語言，盡能求合元音以歸於大道也。

任時興黃公度論音韻，嘗謂語言爲文字所由，嘉應各屬，占籍者十之九爲客人，此客人者，來自河洛，由江西福建入粵，傳世三十，歷年七百，而守其語言，不少變，有廣雅之字，訓詁家失其義，而客人獨識古義者，有沈約劉淵之韻，詞章家誤其音，而客人猶存古音者；乃至市井兒女之語，攷其所由，無不可筆之于書。番禺陳蘭甫先生云：客人語言之中原音韻無不合，是故客人者，中原之舊族，三代之遺民，攷

之於語言文字，益自信其不謬也。

王曉園徵君，嘉慶間興寧人，著切韻條貫數十萬言，其等韻題辭云：聲音之道，本乎天籟，經緯相維，信口莫外。七音爲緯，四聲是經，必審七音，乃調四聲。七音已熟，四聲咸調，以通翻切，曾不崇朝。翻切甚精，談句容易，非翻切難，難以識字。但以義理，何在聲音，鄉談沿誤，切故難憑。有志韻學，當誦韻圖，不待師傅，自正其呼，云云。又曰，於戲斯道，亦辛之辛，非神明之，曷究其全。聲氣之元，雖不可窺，能審樂律，是謂通徹。嘉應楊爾圖先生欽其書，謂其於亭林，慎修，東原，若膺諸賢，若合符節，方以本朝作者，蓋辛楣宮詹之亞。

劉蒨莊先生嘗言：譜土音之法，用予新韻譜，以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爲一本，逢人即可印證。以此法授諸門人弟子，隨地可譜，不三四年，九洲之音，畢矣。又曰：予定韻譜，共三十二音，爲韻父，韻歷二十二位，則韻母也，各有五子，子凡若干，萬有不齊之聲，無不可資母以及父，隨父以歸宗，因宗以歸祖，由祖以歸元。江西新城楊臥雲先生曰蒨莊韻書成否，不可知，觀其議論，誠爲創闢，蓋其究心羣籍，於華嚴字母，金剛經咒，大海陀羅尼，涅槃十四音，五天梵音，大西臘語，小西天梵書，天方蒙古女真諸書，自二合三合以上，皆能得其微旨，視神珙，守溫，清泉，劉俎一掃而空之，今存此論，止得大概，終必求得全書，爲無遺憾。又曰：蒨莊不拘泥金商角徵羽比合之數，却更得元音之自然，又曰安得天下儂方志者，書成蒨莊之音也！

國學保存會有粵種族之說，又有客家音之說，源流辨別未具，興寧學堂諸教習，屬爲此說，貽之！（丁未）

## 與羅君香林論客家源流問題

溫 廷 敬

香林仁兄執事：辱賜書，誤聽鄭海濱先生之言以僕爲宿治客家源流沿革，過爲稱獎，甚慙！僕不過因當時褊狹者流擯客家福老于漢族之外，故小有論辨，非能研究理董之也。又不通西文：于執事所舉西人諸述作，概未寓目，不過近始見潘光旦所譯之亨丁頓（卽尊書所云韓廷敦）而已。卽華人所論述如胡璣王力二家，亦所未見。丁雨生聞其有致蔣益禮書，至丘滄海並未聞其有此等著作；然就所見而論，惟方言較有根據，後勝于前，若源流變遷，不過推論其大略；卽亨丁頓爲西人中言客族之最精確者，所見亦推論而得，非有的實之記載，特別之發明也。執事所舉客家遷移運動之五期與亨氏略同而較爲詳確；然僕略有未議可參者，考東晉義熙九年，以流人五營（流人卽當時流移之民，以軍法部勒之者）置義招縣，義招卽今大埔縣，此實爲客家之最早者，是東晉北來之民族，已至嶺東之地，不僅及于江西之北部中部也；而南齊已有程取其人，因置程鄉縣，此可見客族文明發達之早；又詔州唐時已有張九齡其人，今詔州張氏尙有九齡遺裔，詔州亦說客話，而唐代文明已發達如此，則其遷入亦必遠在其前也。此五期間，尙有一期，爲隋唐之戍卒，卽陳政陳元光父子三十六將之所轄，與東晉一期以前，秦漢戍卒與越人雜居，皆爲中原故族之入閩粵者，秦漢遺族，已不可攷，若隋唐遺族，其大部爲福老，卽當時所稱爲河老者，與客家無大關係；然其出光州固始者，則同。及王潮入閩，其所率者，亦爲光州人，今之客家多出于此，然福老亦乎出其中，不獨客家然也。迹今之客家福老，多同出于河南固始，而方音迥殊，則疑其必有相承而遞變，而惠詔嘉應，六朝至唐之民族，雖非卽今之客家，其言語亦當同于今之客家也；然此問題之待決者有三：一當考今光州語言，是否與客家相近；二當考今詔州張九齡遺族，是否爲客家；三當考今梅屬所稱最古之楊古卜三族，來于何時，如此則可證客家發源之的確與遷徙之先

後矣，至客家之在廣西欽廉者，亦不始於清代如周去非嶺外代答所載之城邑方言，實卽今客家之方言，是宋代廣西客家一族，爲其主要，而欽廉宋代亦隸於廣西。郡國利病書，廉州下，引寰宇記云：俗有四民：一曰客戶，居城郭，解漢音，業商賈。寰宇記成於明初，所言當本於宋元志乘，城邑客戶，當卽客家，與周去非所言相合，在當時爲城邑商賈之民，與農耕者迥異，南宋時，族已大著，其遷入恐尙遠在宋代以前也。而今廣西之客家，聞語豐順李君介丞言亦可分二部，其在左江以北者，如鬱林等處爲南宋末來，自江西先居南雄之珠璣巷與廣州民族來粵之迹同，其在左江以南者，始爲清代惠嘉遷入之民，此亦不可不辨也。愚謂泛言客家爲兩河間漢族，不若切指客家爲河南光州民族。亭氏論客家爲含有蒙古族血統者，此頗有特識，蓋自北魏孝文帝，率其部族遷都河南，盡從華俗，改賜漢姓。雜居通婚，遂開中國之一新種族，唐初之盛，爲中國歷史未有，卽受其賜，唐代將相名人，考其世系出于北族者，不可勝數，此非臆語也。試舉其一姓而論，丘姓郡望，有扶風，吳興，河南，三派，扶風吳興爲中國之舊族，河南郡望，則爲北魏丘敦氏之改姓，今閩粵丘姓，皆河南郡望，未聞有扶風吳興二派，此其故可知也。其他出于北族者尙多，未能徧舉，卽其實出漢族者，而以雜居通婚之故，亦必含有其血統，然此不獨客家爲然，而客族則多能保存其性質也。至光州固始爲春秋潁丘之地，當時人所棄，而孫叔敖屬其子以必請是者，瘠土之民多材，客家之堅忍耐勞，亦由于此。客家福老同出光州，而諸言俗迥風殊者，則又故何？竊以爲福老多爲當時將卒之遺裔，而客家多出當時之農民，將卒先至，所佔多沿海膏腴，與土著雜居，故多變其語言風俗；農民後至，且避將卒侵擾，故所居多山谷之地，而其雜居之少數蠻獠，文化遠在已下，故不大受其漸染，而獨能保存。此雖近臆說，然未嘗無理由也。又客家譜牒，十之八九出于甯化石壁，蓋唐末黃連洞蠻作亂，王氏討平之，黃連洞卽今甯化石壁地，黃連洞蠻已平，當時隨來之農民，卽遷居于此，其後漸盛分徙，實今客家之發祥地也。執事所抱宏願特識，異日子客家問題，必大有發明，且增助其改進；僕之所冀，不過効涓流土壤而已！伏維 指疵，並頌 德祉，不宣！

愚溫廷敬謹復 十九年九月十日

## 爲羅君香林述廣西客家狀況

李 運 華

香林先生惠鑒；本日閱週刊得讀客家概述自序，知足下研究客家問題之結果行將付梓，故聊將所知客籍情形，畧記一二，或可作補充大作之料也。

將來大作印行之後，尙祈通知，俾得備價購買一冊，因鄙人屬於廣西客籍，頗欲一知他處客籍之歷史與生活也！此候學安！李運華啓二十年三月五日

廣西客家，到處都有，尤以鬱林五屬，潯州四屬，及柳州各屬爲最。推測人數約佔廣西全數五份之一。客族生活多在軍政界及農作等務；惟業商者較少；因廣西商權多操於廣府人故也。

美洲華僑自以四邑人爲最多，然客籍者亦不少。凡大邑中如紐約三藩市場，皆有多數客籍僑民，經營飯館之業。客家所在，多有團結，名曰「人和會話」，客家與四邑人不同之點，則四邑人中多分「堂」號，或以姓氏爲基本，或以同邑爲基本，或以某種關係爲基本，堂與堂之間，因利害衝突，時常演出慘不忍聞之「堂鬥」；惟客家祇屬一個團體，如有不可解事，皆由人和會館辦之。因彼等團結力甚強，故不致爲他籍欺侮。檀香山，古巴，墨西哥，巴那馬等處，皆有多數客籍僑居，其組織頗類美國客籍也。

# 本刊第五期經已付印

## 要目如下

- 殷卜辭婚嫁考..... 溫丹銘
- 沈子它敦蓋新釋..... 鄭師許
- 屈大均傳..... 朱希祖
- 匈牙利文學..... 吳 康
- 廣東龜岡漢冢之研究..... 曾傳紹
- 禪宗與曹溪南華寺..... 羅香林
- 秦婦吟補注..... 黃仲琴
- 道光鴉片戰爭廣東民衆抗英史料鈔..... 羅香林